炎興下帙六十二

起紹興四年九月十九日乙丑盡其日

十月初十日御前金書牌至令寄留禮物私覿在鎮江府取天長路出陸前去幷據鎮江府備准尚書省劄子稱艮臣等顯是故作遷延分析住滯因依及令韓世忠差近上使臣一員專一催促出界卽時倉卒治行十一日早方得鎮江府交割禮物私覿了當時沈晦亦不見訪艮臣與繪各爲輕裝選使臣軍兵十九人至西津渡江是日沈晦方來相別曰二公果去

耶繪曰豈可不行晦曰忠義如此固佳只是分曉便
不住萬一未至軍前鋒刃之下有多少事如何分別
繪曰但以死報國他在所不恤及至江口據本處巡
檢申風色暴猛渡江不得會等只得在水府廟以俟日
晡風少息遂渡宿瓜州軍營十二日質明前進至揚
子橋道逢韓世忠使臣持牒備坐聖旨指揮令遣近
上使臣催促出界若稍遲緩罪有所歸繪顧良臣曰
幸免管押二字是亦光華比至維揚三遣騎士來促
至揚州東門外見有選鋒大隊軍前來某等問之云
相公指揮回江頭把隘既入城於譙門上見世忠留

飯云朝廷累有文字催促奉使過界只請令便行仍
將出所受到御前金字牌文字一紙係令韓世忠將
帶軍馬回來鎮江府江口把隘以示良臣因言欲謁
陳補董旼遂就食於彼韓世忠差人傳語及送到參
辭門狀卽今日去江頭照管舟船恐軍馬爭渡仍令
董旼陳補發遣使副行了速來江頭幹當食畢差到
馬八匹防護步兵二十八人卽時陳補董旼送繪等
出北門繪與陳補有舊城門外駐馬久之以老幼爲
託補泣數行左右傷悼遂行三里餘見防護兵卒皆
羸弱無用遂呼語之曰汝輩送我出不得已歸路甚

難可自此去努力報國家諸卒泣拜而去止將所帶
使臣軍兵前去是夜宿大儀鎮幷無居民官吏環坐
一空舍下皆乏食止聞鴻鳴鬼嘯不類人境十三日
行數里午前見胡改作敵騎十人望見繪等一發叫呼
奔馬前來矢下如雨繪謂艮臣曰速令一行人下馬
回視墜馬者十四五矣無敢前者繪與艮臣幷執旗
人獨前大呼曰不要放箭是來講和虜改作敵人遂斂
收弓矢獨一騎前來問當你是甚人繪等云皇帝遣
來奉使欲要講和罷兵且各自休息其一騎復回告
之眾乃歡然少頃一騎前來令繪等一齊上馬聯騎

往天長去沿路問皇帝在甚處繪等答以在杭州又
問韓家在甚處有多少軍馬繪等答在揚州來時卻
往鎮江去不見得有多少軍馬又問莫是計麽先你
過來待倒回來厮打麽繪答云他是兵家講和人怎
得知去城六七里有百餘騎擁一老胡此二字改作帥旱旗
高旌皆全裝老胡容貌秀整删此六字乃聶兒孛堇其下皆稱
萬戶大郎○聶兒孛堇改作聶呼貝勒路次相見與使人相揖所問如
初又問少帝幾歲繪等答曰淵聖皇帝庚辰是
三十五歲又問皇帝幾歲答以三十二歲萬戶馬上
自屈指數過來軍前時如三十一二恰是也其辭甚

温遂相引同入天長軍前譯者言你們來講和煞是好公事不如一發了卻繪等曰某使人此來專爲懇請大國和議若得速了甚幸然若要太平不難只在大國一言而已譯者又問皇帝今幾歲繪等答云聖壽三十二歲譯者云向在汴京皇帝來軍前曾相見不知今相記否譯者又云泗州來所在州縣多見恤刑詔書并戒石銘皇帝如此愛民煞好又問秦中丞檜在何處繪等答曰今帶職名宮觀在温州居住又問聞曾作相莫是聞得大軍來後怕這裏軍前去取所以教他去繪等云自前年歸朝廷後實曾作相一年

後來堅欲請退遂以宮祠閑居又問繪等韓家有多少軍馬今在何處繪等答以在揚州不知的實數目來時見韓世忠將出皇帝聖旨文字教繪等看已勾回韓世忠令往鎮江府駐劄良臣等親見人馬出揚州東門望瓜州去繪曰侍郎亦不可如此道用兵與講和自是兩事雖指揮勾回然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回與未回使人不可得而知又問云韓世忠卻來掩襲我後如何某曰軍中機事使人緣何得知又云言元帥謂撻懶○注撻懶改作達蘭已到高郵三太子已到泗州今次恁大軍馬都是劉齊鬬作來某云如今舉大兵

前來設若欲取江南州縣與他別人卻壞了元帥軍
馬不曉何苦爲他如此萬戶云恰似人家養箇義兒
卻賭錢吃酒待趕了又趕去那裏且只得恁地說道
韓家有幾萬岳家有幾萬都在淮南從入界來何曾
見一箇看如今怎奈何劉麟去哩某等云聞劉齊多
是信任李成如李成反覆叛逆之人安可信任譯者
云李成煞是粗人不成人物元帥煞不喜他到開德
府遂奪了馬教行來十四日天欲明譯者令某等出
天長南門過城壕於道邊立馬有三百餘騎圍定某
等見老幼輜重並出向西去至巳時引某等轉西至

河邊令某等下馬前用大斧斫殺三十餘人遂令人
拽某等下馬羣刀引於萬戶馬前萬戶憤怒擲去所
帶貂帽（此刪此六字）按劍嗔目問某等云你們來講和昨日
道韓家人已回卻因甚使人來奪折橋某等答以是
水寨人不知朝廷遣使之意萬戶遂回顧教引領過
人來問某等云此是甚人某等認得三人被傷是韓
世忠軍下董皎下使臣虞侯內一人不識某答云此
是韓世忠軍中人萬戶大怒云似恁地事怎生信得
你們卻是先來稱講和暗地同來算害我其羣胡（此二字改作下）遂向前舉斧以刃向某等意欲加害其萬戶以

鞭揮之遂稍卻某等見其意甚怒謂決不免某等厲
聲叫呼指天誓云使人棄父母棄性命前來只爲講
和爲國家韓世忠既以兩使人爲餌豈肯教知他計
謀若不見察願就一死以報國家死無所恨問難往
復半時辰來見得某等辭直理順萬戶云教你去元
帥處謂撻懶○注撻懶改作達蘭某等云若得到元帥納了國書
便是使人事了然後請死萬戶笑云大金沒恁公事
待教一箇會漢語繙譯人去做通事且好坐馬須臾
差到通事蕭大尉防護甲兵二十人遂同行到寶應
縣用一黃河渡船擺渡人馬某等於岸上伺候人馬

閒見一人作燕人裝束向某等說話云是濟州人姓潘
舊在學校與李鄴極是相熟李鄴見在僞齊作右丞
某等問茲事如何答曰甚感人又問可知否則搖手
元帥差到接伴官蕭團練使李少監某等前日進呈語錄誤寫少監
欲來相見某等密問得蕭團練小名褐祿改作赫嚕李少
監名聿興遂與某等相見因敘使事幸得相見之意
李聿興問來議何事某等云此來爲江南欲守見存
之地每歲共銀絹各二十五萬匹兩某云見存之地
爲章誼回日所存之地又問既來講和卻爲甚教韓
世忠來掩不備侍郎圍練是幾日過天長某等答曰

十三日到天長李聿興云正是會期全似酈食其事某答云此是田橫不察食其何罪某又云酈食其當時以游說止齊兵韓信從而襲之此來何嘗止大國之兵聿興云兵家事先論曲直師直爲壯江南州縣此已是大國曾經畧定交與大齊後來江南擅自占據及大兵到來又令韓世忠掩不備正是軍人們放馬遽然到來卻是大齊說得都是某等答云經界州縣事前此書中並不曾言及止是淮南不得屯兵本朝一如大國所教如韓世忠掩襲事某等實不豫聞聿興云不知皇帝知與不知某等云皇帝不知又云

韓世忠是皇帝所用之將卻不得皇帝指揮怎敢動某云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臨機應變閫外皆得而專之又云如此是韓世忠跋扈萬一和議之後依前生事定又是敗盟約某等云既是講和之後皇帝必須有約束不許妄動聿興云江南第一不是處爲不合思量要復故地如襄漢州縣皆是大齊已有之地何故卻令岳飛侵奪某等云襄漢之地王倫回日係屬江南後李成爲劉齊所用遂來侵擾是時方遣韓肖胄等奉使大國其事曾約束邊境不欲深擾自後李成侵擾不已既招誘德安又結楊么欲裂地而王

之江南恐其包藏禍心侵陵不已實恐難以立國遂遣岳飛收復襄鄧等州故地卽非本朝生事相侵亦須相察聿興云元帥欲要國書看不知可以將去否某等云不妨遂以議事迎請二聖二書授之聿興遂喚幕外趙校尉是副元帥處繙譯人將去蕭褐祿改作赫嚕又問秦中丞安樂麽此人元在自家軍中煞是好人某等答云見作宮觀差遣不任職事卻請俸祿閒居聿興云無如此快活也又云侍郎團練遠來事要早了時若告他元帥須似申包胥泣於秦庭下不知如今本朝所須底事莫須應副得麽某云此是國家大事使人豈敢擅決使人止得將命傳導言語而已聿興云固是然江南而今擅占據淮南州縣本朝大人門煞怒某云自來使人往還國書中兼使人口授並不聞有此議皇帝皆所不知若大國便加怒豈不誤尼江南聿興再云怎生更待商量復故地某云以中間丞相惠書有云既欲不絕祭祀豈肯過爲恪愛使不成國是以江南敢再三貌告若或不從卻是使不成國聿興再三審問某等復深言之某等江南數州之地皆江海陂澤又無不經殘破卻與大齊不同聿興云大齊雖號大齊皇帝然止是本朝一附庸指揮使令無

不如意侍郎團練會見執旗報信張革否某等云不
曾見不知是幾日離軍前聿興
十二日離揚州以日月考之可見聿興云元帥教將
劄子去都是元帥自道底言語更無文字又再三道
你我直迷着那言語煞有意來者使臣卻也敢向前
覆事也不可得某等云一行人莫非忠義奮不顧身
之人豈有懼怕者遂問皇帝在甚處某等云駕在臨
安府又問臨安府是甚處某等云便是舊日杭州又
云此去杭州幾日可以往回某等云星夜兼程往來
不過半月聿興又云大軍在此這公事煞緊某等云

若得元帥早有處分回報江南使人豈敢稽緩又云
昨日書元帥已教繙譯做番書刪此三字要看次第一兩
日相見也十九日午忽送馬來褐祿改作赫嚕聿興令人
傳語請上馬見元帥某等回轉語畢上馬同行城中
屋宇有五七分已上其下並有兵馬並燬鐵打造軍
器河內有糧船百隻並是東京板掛七百料船牽船
人等並裝青號上書青州運糧船戶某人又有輦運
司第十五綱運字少頃引某等至屋下見撻懶改作達蘭
高坐並用蘆蓆釘壁鋪地左邊用紫布遮壁某等認
得是韃車子上所用之物傍有四人坐皆衣渾紗短

袍裹頭巾着毬頭靴右邊有紕絲戰袍或着毛衫軍
官五十餘人幷有全裝甲士十餘人引某等向前禮
畢令譯者問云皇帝安樂某等對曰聖躬萬福又問
使旨某等答曰某等離江南日奉皇帝指揮令致誠
懇請乞早定和議迎請二聖某等星夜前來十月初
六日至鎮江府得先遣張革執旗報信數日無音託
某等不敢住滯又奉皇帝指揮令寄留禮物私覿在
鎮江府天長路出陸前來大兵壓境不知所以得罪
之由譯者云使臣所說更有甚傳語某等云盡在國
書中譯者云國書中事卻見了元帥台旨你們所說

待信來又已前數次失信待不信來又怎生全不信
得今次舉兵爲生靈不能得定自入境來並不曾殺
一人房屋不曾折著你們都見又呼隨某等一行使
臣近前聽某等對云大國舉兵若以生靈爲念天下
幸甚江南所以再三遣使懇請上國正爲生靈不得
休息所以再遣某等前來欲得早定和議且告元帥
矜存趙氏社稷憫恤一方生靈譯者云向時第一番
到汴京皇帝同張邦昌來軍前爲質我曾親自說與
皇帝國家不要聽賊臣言語我道有一喻一似人家
蓋一房子使椽柱瓦木蓋得是好卻須是住房子底

人做主防水火盜賊若不會照管便倒塌了此時親自說與皇帝一一聽得卻令姚平仲來刼寨事不成煞損了他人當時便失信如今言語怎生信得某等云失信之事盡是前朝奸臣誤國皇帝雖親聞此語是時皇帝止是親王事不在已皇帝卽位以來未嘗棄信於大國譯者云這底只是我怕你們不知又怕皇帝位高職大後不記得也又問某云元帥問你當時不是會隨皇帝來軍前麼某云是時先人仲通曾充國信副使後復同沈晦隨從蕭王出使大國在燕京死節譯者傳達了擡懶改作達蘭首肯數四譯者云我這裡說得底話望你們到皇帝處一一說某等云豈敢遺落一字須一一奏知云某等皆是皇帝親選差來只是眞實所以遣來懇告況今日旣荷大國許和莫非至誠貎書尚恐不蒙聽從更豈可不任誠信某觀譯者所授言語甚多所說極少又每人姓名並地名只作漢語音料止是譯音不改至於人姓名則不能變矣譯者又云你們說得卻是只是難信某等云到軍前已是半月江南日夕望信臣子心實不遑安敢望早定大計使某等歸報江南庶得生靈早有休息之期某云某輩非敢自爲脫身計大抵國家安使人亦安若國家未安一身亦復安往譯者云元帥令你們

且歸安下處候三二日左元帥到來商議了畫定事節教你們去某等云此來荷元帥授館種種周備不勝感激惟望早賜台令復命江南遂退聿興云沈元用今在耶不在元用謂沈晦字某等云在又云見在甚處某等云在浙中見任待制聿興云是同年聿興曾在宋朝沈晦第三甲及第後來御再與本朝取應來問某云侍郎是誰榜某云何渙榜又言今年本朝廷試進士出賦題是天下不可以馬上治某答云此可見大國息兵之意天下幸甚又云這賦題是本朝張炳文侍郎出丞相見問是誰意思左右云事見前

漢陸賈傳丞相遂令人用番書刪此三字譯過共傳看後大喜遂與張侍郎轉兩官某等復云大國果有意偃兵修文豈惟江南之幸實天下生靈之福某等以聿興所說遣某等回報前後反覆遷延不定某等恐誤國事遂以長書獻撻懶改作達懶云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六十二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六十二校勘記

御前金字牌字誤作書 只是分曉便不住一作只是須要分曉 其他在所不恤脫其字 繪等只得在水府廟繪誤作會 陳桷誤作陳補下同 董旼誤作董旼下同 桷泣數行下桷誤作補 且只得恁地地應作他 又問可和否和誤作知 經畧州縣事畧誤作界 即非本朝生事相侵即應作則 臣子之心脫之字 元用謂沈晦字此係小注誤作正文

炎興下帙六十三

起紹興四年九月十九日乙丑盡其日

謹裁書獻於元帥節下某等竊聞自古皇王不得已而用兵一本於仁義而已推仁義之心而行於征伐之際則堅甲利兵乃非凶器伐叛服柔乃非危事克致師中之吉終成保大之功是道也堯舜以是而帝湯武以是而王自茲以降五霸之事崇尚詐力不仁不義無足言者恭惟元帥鍾靈嶽瀆孕秀璇璣英勇絕倫智畧輻湊爰整六師征伐四克豐功偉績煜燿

鼎彝雖古韓白衛霍之徒方之蔑如也某等不佞比因使命得伏下風得望履舃欽聞至教具謂大國舉師以仁義爲本以生靈爲意故自率師入境禁屠戮止俘囚樵夫牧兒秋毫無犯深仁厚德遐邇悅附是宜頻年以來拓地萬里包括宇宙勳業隆大超今冠古而無與爲比也某等相與退而歎詠仰服大國之仁祇誦元帥之德不能已矣輒敢冒進瞽言伏惟執事留聽竊以大國德澤仁恩丕冒寰宇凡日月所照舟車所通無不霑濊獨江南僻陋趙氏社稷與一方生靈未蒙加惠殆非駕近舉違一視同仁之義頃者

伏蒙大國惻然有存撫敝邑之意許通使命遂蒙丞相都元帥賜以書詞許以立國江南君臣感服至意誓傳子孫不敢忘懷爾後江南已三遣使未獲成命自章誼輩回卽命某等再奉使指於軍前傾布誠悃欲保守見存之地竭偏方不腆之賦歲歲貢獻以表事大之禮且以二聖復還江表輟車在途遽聞大國舉兵入境江南上下恍然疑懼以謂方伸懇請乃蒙見伐不審何以得罪而至於此某等不敢退緩輒冒萬死崎嶇險阻天與之幸早得達命於麾下過蒙與進不賜擯絕諄諄誨敕至誠惻怛猶有存亡繼絕之

意則江南再造尙有望焉雖然大軍壓境已復踰月使人達命亦再浹旬而未知所處豈茲事體重大詳慮熟計詢謀僉同而後報耶抑有隣國容心於其間密將激怒大國而不欲終其惠於敝邑此不可得而知也聞劉麟在右元窩以江南小國越在海隅中間帥軍因不深言限以齊境凡欲赴訴無路自達固不若鄰邦密邇上國苟有所言無適不可伏望執事少加察焉抑又聞之古者大國之伐小國也一爲欲其土地二爲欲其臣服今大國遠勤士馬勞費不貲所得土地卽舉以與人而又江南之意誠心懇服方且願臣事而不得則是二者皆非大國出師之本意而且以生靈爲念則堯舜湯武之用心不過是也某等願早得執事一言歸報江南庶幾速定大計將見在大軍兵不血刃而坐享成功天下生靈早得太平恩沾四表名垂萬世豈不休哉如其不蒙矜貸含恕震雷旌旆所臨如拉枯朽使趙氏社稷寄托無所一方生靈肝腦塗地致大國恩澤終不被於遐陬卽是某等奉使無狀無補家國願先污斧鉞以報主恩且以爲異日奉使之戒重念某等一介之微被命此來伏蒙執事假館授餐種種周悉恩遇甚厚心非木石甯不知感以待命

之久君憂臣辱食且不遑是用裂眥濺血披露危懇
敢盡布於下執事進退惟命干犯威嚴不勝戰恐之
至不宣託聿興投之聿懷不敢收卽令
差人去復郎君聿興又云聿興本是樞密院令史本
朝令史皆以進士爲之因元帥行軍被差前去初不
與軍中人相識及到此與蕭團練同事此人極純實
可愛遂以至誠相待聿興今來方敢獨自與侍郎團
練相見又云自古享國之盛無如唐室本朝目今制
度並依唐制衣服官制之類皆是宇文相公共蔡太
學幷本朝十數人相與評議某等問蔡太學見任答
曰任敷文閣待制他兒子蔡松年見在三太子處作
令史近來本朝又爲於燕山府用一萬貫錢買一所
宅子蔡太學云猶勝於他汴京宅子又云丞相得宇
文相公直是喜歡嘗說道得汴京時歡喜尤不如得
相公時歡喜如今直是通家往來時復支賜宅庫裏
都滿也某等云大國丞相煞是知人聿興又云昨日
元帥書詞煞好足見忠孝侍郎儒士團練名家似恁
地忠孝必有美事某等云忠孝是臣子合做底事某
等雖愚昧不敢不勉因叩問行期何日定可得報聿
興曰必非晚也又云元帥性似勞竹將來使回須是

分毫不可遺不如此定是進兵某等云既是大國許從和議亦須是使江南可以從者若大國故爲難從之說則江南何以自處更望少監宛轉相成陰德非細又答云異日自知二十六日拂明褐祿改作赫嚕令人傳語某等元帥有指揮令奉使卽今起發回去褐祿改作赫嚕聿興云等一行起發聿興與某等馬差近聿興密語云侍郎團練卻回也如聿興等何時離得塗炭歎息久之某等遂與使臣軍兵行二里餘見撻懶改作達蘭擁三百餘騎前來相迎至路次與某等相見譯者首云淮南州郡皆是本朝經畧了當何故後來擅自

占據今大兵已到此卻又教韓世忠前來掩襲捉將我人去又卻遣使求和意是如何某等答云前來蒙丞相惠書止是說淮南不得屯駐軍馬卽不曾見說占據之事江南遂依稟指揮不敢於淮南屯駐人馬所以奉承大國之命不敢有違譯者云只此說話便是反覆既是淮南不曾屯駐軍馬卻爲甚大軍到來韓世忠卻在揚州某等答云韓世忠是淮南宣撫聞得境上有軍馬是他職事不得不自爲備今來既是大國之兵必不敢妄動兼使人此來一心只望和議早定如將帥貪功生事使人等豈得預知譯者云既

欲講和須是至誠不可奸詐兼是些小掩襲不濟事
如欲厮打先約定一日兩軍對敵則好我這里只用
仁義行兵若一面講和又令人來掩不備如此終恐
誤事只恐你江南終被將臣誤事如前回大兵到汴
京姚平仲刼寨事可見本朝事體秦檜與張底一一
知得若未信時語言問他們又云我此中捉得你那
裡人並不曾殺你那裡人捉得我人去亦不要殺卻
兼他們何罪況大事不在此某等答云今來大軍壓
境更蒙元帥矜察江南別無他意許立和議實爲感
幸豈肯更敢虛詐不實及胡亂殺戮譯者又云如國

書中說得煞是使人說得亦煞好只是憑信不得某
等答云江南遣使前來懇大國欲定和議無非出於
至誠譯者云我這裡軍馬你們想亦見莫只是來窺
探虛實否某云大凡欲探刺虛實皆是國勢相敵未
測虛實方遣使探刺今大國兵威如此自來所知何
待探刺而後知也譯者復云使人所以留滯別無他
意但爲等候左元帥相見當面議定方得遣回某等
云使人來此所齎國書已先納訖見有上大金皇帝
表二聖二后表丞相元帥物錄六封乞留軍前譯者
云大金皇帝表留下其餘文字將去物錄中物不用

得如今厮殺後若我們敗時物也做主不得我們過河去後不止要這些物某等遂止以大金表授之某等又云元帥遣回使人江南必再遣使來乞一期限譯者云你們自說期限某等云急限半月稍緩二十日譯者云半月後望再有使來不來亦不妨果有使來從甚路來某等云取元帥指揮譯者云只是從揚州來又云到江南傳語皇帝相別後煞是思念冬寒保重某等再三致謝遂授某左元帥書一封某等當面看過遂辭而退見馬前一人著褐紵絲戰袍裹頭巾著弓靴鞋疑是吳孞問之果然又見一人年約六十餘歲騎馬在撻懶改作達蘭後問褐祿改作赫嚕云是撻懶改作達蘭兄聿興云適來元帥指揮不消得前路去遂與某等相別少頃上馬有鐵騎三十餘人隨後攝兒孛堇改作哷貝勒送行到鎮江府見韓世忠具以所當預聞者語之當日鎮江府差到牽駕人夫即時乘舟離鎮江府二十八日夜至常州見張俊亦以虜改作敵中大意告之二十九日夜至浒市關張浚艤舟集岸遂往請見舟中坐語甚久兼亦畧及使指浚云適聞得奉使回遂欲同詣行在徐思之恐人疑惑如二公到朝廷必自有所以處某見浒市巡檢差到人夫即時解

舟至十二月初一日拂明到平江府外見趙沈胡三人敘次問趙云且說因甚放過二公來良臣正色曰且容畧敘本末因不顧趙只向沈胡趙乃退步至坐席沈曰大家且坐方點茶皆不語良臣起曰某脫身萬死今欲赴愬於朝廷首先掇怒丞相良臣曰願就都堂請死趙曰恐鼎不合干預且請參政樞密請二公閤子中說話繪曰適魏侍郎對丞相非敢失禮容但備訴艱苦且望丞相優容使畢其說趙曰某知他喫了人多少言語正所謂唾其面使自乾者適來無他如二公勞苦不待言而自知所以如此問者欲速知事之要領耳其辭少和乃問曲折看國書而退後省諸從官傳語請相見遂見時王居正唐輝孫近劉岑在焉良臣復厲聲曰某所以奮不顧身止念在廷臣寮皆有父母妻子獨主上孤立於此如朝廷得良臣輩豈能使人因大慟眾皆愕然且曰良臣必泣訴於上前遂退因見吏部汪思温王純度支李元倫金部吳幵皆良臣同舍繪亦吳幵舊同官眾問虜改作金兵多少據所見不及二萬人據刺探及虜改作敵人說四路有人每路十萬然皆不曾見時良臣憤怒未已汪思温曰不須如此某靜故見公非當平其氣是日

午刻有旨召對內殿上問勞聖語溫厚良臣等皆至感泣上問過界事皆如語錄對上委曲問賊改作敵勢繪曰臣所見自天長至辰州撻懶改作達蘭大寨五寨共有二萬人或云三太子四太子劉麟四頭項臣皆不曾親見有戰船三百餘隻大小不一人亦不甚精銳臣聞漢高祖怒韓王信反欲與匈奴共擊漢自將擊之前後遣使十餘輩皆以為可擊繼遣婁敬獨以為不可曰兩國相擊此宜矜誇見所長今往見羸瘠老弱此必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謂不可擊乃械繫婁敬往卒困於平城臣顧陛下勿輕此賊改作敵臣又聞

張儀以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外破公家而成私門臣死不敢為此惟聖主審度事情因時制宜可保萬全上曰卿所論極是卿等見撻懶改作達蘭狀貌如何良臣曰臣等素不識之其身長大面微赤色如患風疾臣等初見之首言京城下曾對陛下言以蓋房屋為喻上愕然曰尚能記此說是日自泛索後對日出入堂中再召與沈胡大殿上相見問勞甚厚蓋有從官言使人遠歸朝廷如此相待後來何以使人遂有是禮翌日疾作下休致狀繼而堂中請良臣問四路之數良臣曰卻是副

使會與吳幵說若所聞審的當須奏知豈敢不白知
朝廷吳幵王純等以讒譖使人於趙不兩月三人同
日告殂疾症若一好事者或以爲報應某等致仕狀先
歸告艮臣曰陛對時聖語如此是未見宰執之語次
日諸公對事必不然宜速爲去就艮臣曰某已乞從
便繼而韓世忠遣壕寨官張杞往軍前下文字回遷
觀察使崴暮虜改作敵退言章論列馬承家幷及魏良
臣皆罷又論不渡江人追減恩例幷所得恩澤亦有
言章皆緣趙鼎初不主和議適使副歸日趙已當局
某既乞休致而艮臣亦乞宮祠而歸其後詳悉更不
錄焉繪父仲通宣和閒蔡攸爲宣撫使副日有書言
十不可今附於後云
五月二十五日拱衛大夫平海軍承宣使兼廉訪走
馬公事王仲通謹齋沐裁書再拜獻於領院少師相
公閒北狄改作金人爲中原患久矣其盛衰强弱未始有
常其俗以畜養爲業隨逐水草習於攻戰此天性也
中國改作之所以制戎狄此二字改作外者非長攻遠討擣其
巢穴而後爲功也備吾之邊疆以禦之而已故甲兵
不可不完城邑不可不固糧食不可不充如朝廷前
後戒飭邊臣講畫武備常若寇至可謂不恃其不來

恃吾有以待之其竊寇之方無善於此某伏覩朝廷
亟命樞近大臣及起發諸路兵馬徑趨河北某嘗聞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故曰君子
善謀小人善意某雖不知朝廷深謀秘計觀桓公謀
伐莒之事可以意得萬一無事則幸矣如或別有措
置有不可者十禦以承平之日久爲極盛之時天子
方垂衣拱手享四海之福如覆盆之安萬方無事豈
不美歟師旅一動則有北顧之憂處安慮危得不慎
之一不可也石晉割十六州以事狄人改作契丹而周世
宗猶能不血刃而定三關況主上睿謀神武王師所

向無不克捷今兩朝通和師出無名二不可也女眞
遠夷此四字改作金人長於戰鬬北虜用兵刪此四字添契丹侵奪下
能平蕩亦異時復與女眞爲敵國矣是滅一夷狄改作敵又生一夷狄二字改作敵且無百年誓約可守能必其衆
郡邑幾二十餘州又欲取漢故地獻納朝廷苟使力
不犯我哉三不可也北界種類改作部落多矣如契丹奚
人渤海其地皆不毛雖藉漢人改作內地境土爲衣食種
養之源一旦收之絕其歲賂飢寒可立而待彼當必
爭致用兵不已天下騷動四不可也北道數千里無
險要可恃皆平原廣野用衆之地寡固不可以敵衆

今逐路戰卒各不過數萬人彼若傾國以應敵昔澶淵之役侵耗之患安可忘之五不可也當熙豐之朝天下豐富府庫餘財貫朽莫校太倉之粟陳腐相因神宗皇帝涵容未欲輕舉者欲先收靈武以大河爲界斷匈奴右臂今靈武尚在西夏爲唇齒之國得不助之乎攻之則理宜必救救之則腹背受敵六不可也夏國多用漢此字改作內地人劉文珪計策嘗有意深入因糧草虛乏未快其欲今以關陝諸路精兵備北用則固爲可矣於西則大爲可慮重此忽彼七不可也聚人曰財雖有金城湯池非粟不守如財不足用以

天下之賦轉給爲不難至以谷粟匱乏豈容倉卒而能就也蓋聞各邊儲蓄不廣千里饋糧士有飢色八不可也生齒繁夥民鮮積聚歲有水旱則流離不可勝計國家發倉廩以賑之乃能少濟今若小有事宜科配百出使無可辦孰肯束手待法必轉而爲寇攘九不可也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老氏所謂大兵之後必有凶年今幸頻年豐稔民力尚未優裕一有荒歉何以救甯十不可也某所論緣利病灼然惟恐未有人爲朝廷言者某久在牧守荷國厚恩既有所見默默不言是大不忠也方

今領院少師相公爲國元老乃心王室天賴明哲康濟生人天下大事無大於此某嘗採衆議如出一口但畏禍莫敢出位而言某仰恃某官至誠至忠敢罄拙直惟冀高明早爲天子反復開陳苟合帝心天下蒙福忠孝功業爛然光明區區之意實在於此冒瀆尊威戰慄之至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六十三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六十三校勘記

且謂大國舉師（且誤作具）且冀一聖復還（冀誤作以）悚然疑懼（悚誤作恍）含怒震雷（怒誤作恕）敢盡布於下執事（下字衍）禍祿聿興云等（云字衍）若未信時語言問他們（應作若未信可問他們）某靜故見公非當平其氣（一作上方召見公且平其氣以待之）欲與匈奴共擊之（誤作欲與匈奴共擊漢自將擊之）此必欲見短（脫欲字）日入出堂中（出誤在入上）某疾作翌日下休致狀（脫某字）至於穀粟匱乏（於誤作以）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六十四

炎興下帙六十四

起紹興四年九月二十七日癸酉盡十一月十四日己未

九月二十七日癸酉趙鼎爲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院事

朝廷方除趙鼎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未行僞齊謀大舉宰相朱勝非乞持餘服罷去遂留鼎拜相仍降詔撫諭四川詔曰朕顧懷蜀道屢困敵兵選建樞臣往加督護方選日以臨遣偶防秋而戒嚴乃命以宰

相居中仍遥領西南軍務既總司於朝政益增重於使權遲俟來春改圖近弼綏爾眾士膺副朕懷比命屬僚就宣德意

知鼎州程昌寓上廟堂書極論遣使都督川陝荆襄未便

程昌寓謂除趙鼎都督川陝荆襄未便鼎雖拜宰相不行深慮別議遣使乃商榷其利害極論其所以未便者昌寓嘗謂古今利害特在於名實之間事責實故有利無害徇名有害無利昌寓嘗深究其源非謂朝廷遣使樂於徇名亦非奉使者其才不能責實勢使然耳使命一出張官置吏不下數百員與夫屯師聚兵之費當取給於州縣州縣比年所至匱乏常賦之入曾不足以自贍矧有餘貲以供使命之用一被督責必令辦具不過重費鞭樸取之於民官吏苟非其人夤緣爲奸殆有不勝其擾者至於諸路兵力初不足恃使命一出於所部軍馬又須抽摘隨行赴置司去處州縣一或有警不過告急於使司相去既遠應接每不及以至調發人夫征取財賦行過郡邑倉庫一空應報文移日不暇給其間至有將懦兵驕稍無紀律則滋長賊敵改作勢爲害一方又有未易言者

如是則使命之出將以保州縣而州縣反被其擾將以撫百姓而百姓反受其弊將以治盜賊而盜賊愈長其惡可謂有害無利矣朝廷凡使事之畢亦嘗計其歲月所費以較其利害多寡乎比者伏覩遣都督川陜荆襄諸軍事得之道塗謂朝廷因獻言者以今日大計在於圖秦故特遣大臣出領使事昌寓竊謂朝廷急於圖治輟樞臣使遠方固可以膺重任而成大功然以其勢考之豈能使之責實雖負伊周不世出之才恐未免徇名而有害無利也昌寓備員武陵首尾五年川陜事體粗聞其畧試言之且張宣撫入

蜀之初責任非不專事力非不盛財用非不富士馬非不强當時人心又皆鼓勇樂於赴功而累年之間迄無功效徒上下怨憾以謂四川初無盜賊改作干戈之擾止緣宣撫使入蜀以擾之宣撫入蜀而人被其擾亦豈爲宣撫者固欲重困州縣乎蓋張官置吏屯師聚兵官吏之所贍給將士之所犒勞所過所留征求調發勢有不得不然者耳況今五路陷没四川危動民力已困財用已竭强胡改作敵垂涎且有吞蜀之意以今事勢較之張宣撫入蜀之初爲何如州縣彫弊似亦極矣乃欲以大臣出使將帶官吏摘抽諸軍又

入蜀地征求調發號曰圖秦竊恐秦未暇圖而腹心
肘腋之變先起矣昌寓所以妄意謂未易責實近於
徇名而有害無利也抑嘗聞迺者富平之戰騎兵凡
十五萬士馬亦可謂强矣而竟致敗衂今四川士馬
不過吳玠部曲耳何所恃以圖秦乎昔曹操以百萬
之眾順流而下吳之羣臣已爲迎降之說操於圖吳
勢若可必矣周瑜以謂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內憂乃
曠日持久來爭疆場今北土既未平定加馬超韓遂
尚在關西爲操後患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
眾遠涉江湖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

而操冒行之擒操宜在今日其後操果有赤壁之敗
今都督之來圖秦也東土已安而果然無內憂乎南
寇已平而果無後患乎中國士眾果能習水土而不
生疾病乎昌寓願朝廷鑒此審處利害而行之無令
輕舉妄動近於徇名而無實也至如近復襄鄧等州
都督之行就當措置撥軍屯守軍勢愈分昔呂蒙爲
孫權論徐州曰今操遠在河北不暇東顧往自可克
然地勢通陸驍騎所騁今得徐州操後必來爭雖以
七八萬人守之尤當懷憂不如取關羽全據長江形
勢益張權用其策後果擒羽今朝廷復襄鄧州亦猶

權之取徐州也取之爲易守之實難能保强虜改作敵之不爭乎孰若令大臣或大將益重兵聚貲糧守荆州以據長江之險今天下根本大勢實在長江保守長江以固根本然後可以圖秦保蜀料理襄漢經畧中原隨宜度勢以次施設今根本不固遽欲輟大臣於數千里之外以孤軍抗强虜改作敵期以復西秦殘破之疆昌寓謂四川民財已竭兵力已弱人心已動而都督又將入蜀萬一强虜改作敵乘我閒隙或壓以重兵或傳以僞檄則事有未易言者其所繫豈小哉昌寓初聞樞相趙公出使趙近世偉人也忠義激昂

慨然有康濟四海之志然事勢如前所陳昌寓實憂其行竊意樞相洞達利害已久身爲大臣義當徇國不敢辭避耳今聞大拜脫或別議遣使願試以昌寓所陳更加討論熟計利害而行之且命大臣或大將守荆州以固根本在今非上策亦豈易事特不得已而用之兵非有五萬之衆錢糧非有三年之儲且將不假歲月責以近效亦豈能使之勝其任也荆南前日以二萬人守之亦可今春金人取和尚原關師古既叛階成州一帶無人控扼上流勢須益兵也昌寓以事干國計不敢緘默或謂昌寓言輕不足信伏望

更加採訪自是不別遣使

金人寇改作襲承州知楚州樊敦賓棄城而走○按校云埤史金人渡淮楚州守臣樊敦賓棄城去在九月二十六日壬申當在相趙鼎前一日事若金人攻承州在十月十四日己丑此書支干疑誤

是時改高郵軍爲承州金人犯改作攻承州而楚州守臣遁走也

十月朱師亮軍於明州

劉豫聲言遣徐文來犯海道乃命師亮以兵一千屯於明州

張俊爲浙江東西宣撫司軍於鎮江府

邊報金人與劉豫合軍大舉欲侵淮甸遣韓世忠以兵渡江發張俊兵駐於鎮江府軍士多奪取士民舟船如被寇盜是役也兀朮改作烏珠屯於天長軍劉麟屯於盱眙軍

孟庾爲行營留守蘭整邊順臨安府彈壓官○舊校云孟庾爲行營留守在十月初二日丁丑

趙鼎建親征之議乃差留守及彈壓官是時親征之議猶未定也

召張浚爲資政殿大學士兼侍讀○舊校云張浚爲資政殿大學士在十月初八日癸未

車駕幸平江召張浚任事遂以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詔不許辭免日下起發手書賜浚曰卿去國累月未嘗彌忘考言詢事簡在朕心想卿志在王室益紓籌策毋庸固辭便可就道夙夜造朝嘉謨嘉猷佇卿入告

十三日戊子韓世忠敗金人於大儀鎮

韓世忠以董旼軍於天長以解元軍屯於高郵親與[illegible]延通率十餘騎綽路去大儀鎮十數里遇金人鐵騎二百餘世忠與通方立馬議所以待之有三四十騎直衝世忠世忠與戰不利金人有驍將獨戰世忠力疲通自後擊虜改作敵將世忠墜馬幾被執通救止之世忠復得馬回顧金人百餘騎通請世忠據陂坂扼其路以弓箭當之世忠得還奏通之功乞優異推恩授武功大夫吉州刺史世忠繳其誥命再奏乞重賞通以勸將士遂落官階授吉州刺史

解元敗金人於高郵軍盡俘執以歸

解元及在高郵金人來侵未至三四十里元先知之逆料金人翌日食時必至城下乃伏百人於要路之側又伏百人於城之東北嶽廟下自引四百人伏於路之一隅令曰金人以高郵無兵不知我在高郵即

輕易而進俟金人過我當先出掩之伏要路者見我
麾旗則立幟以待金人進退無路必取嶽廟路走矣
若果然則伏者出眾皆諾又密使人伏樊良俟金人
過則決河岸以阻其歸路食時金人果徑趨城下元
密數之有一百五十騎乃以伏兵出麾旗以招伏要
路者伏兵皆立幟以待金人大驚躊躇無路遂向嶽
廟走元率兵追之金人前遇伏兵無所施其技盡被
擒凡得一百四十八人及金牌銀牌與執事居其半
是時董旼在天長亦有功元與旼各加正任觀察使
馬擴復元官除樞密院副都承旨

馬擴在融州仙溪也張浚都督陝右不遠萬里遣人
持書幣招之書中專以同濟國事爲言且曰上之待
公不輕雖緣讒毀終必保全公荷聖恩如此可不圖
報乎馬以劉子羽昔年在眞定有隙今在宣撫幕不
往復書謝之紹興三年召爲都督府參議官道遇疾
丐祠四年奉祠居信州九月召赴川陝都督府稟議
差充詳議官引見上殿奏對稱旨乃復元官拱衛大
夫利州觀察使除樞密副都承旨
牛皐徐慶敗金人於廬州城下
金人與僞齊連兵犯淮西安撫使仇悆盡發宣

司戍軍一千以拒之既而敗亡無一還者卽乞師於
湖北岳飛飛遣腹心將徐慶牛皐爲援皐慶引十三
騎先至城下入城謁悉坐未定斥堠報金人五十餘
騎將逼城時湖北軍馬未到悉色動不安皐曰無畏
也爲公退之卽與慶出城迎見敵軍遙謂之曰牛皐
在此爾等安敢來番酋改作敵帥曰我知牛公在湖北路
已赴詔命此中安得牛公皐乃免胄張旗幟敵人相
視失色皐察其有懼意舞槍先登敵人奔潰皐以十
三騎襲五十里是時番僞改作金齊大軍十餘萬去廬州
百里而屯一夕皆遁悉駭歎且親書保明刪此二字贊其
威望神勇謝於岳飛飛不悅而刪此四字下添皐願移其功以
畀慶皐亦刪此二字無慊色淮西人以爲恨刪此六字

二十三日戊戌詔幸江上撫軍

金人在淮甸張俊軍鎭江府促渡江出戰有遲疑未
渡之意朝野驚恐親征之議起於趙鼎見上屢請車
駕早幸江上上皆首肯之既退卽爲中官阻止至是
鼎勸上親征且曰軍民百姓皆望陛下親征唯中官
未肯行若陛下一幸江上則諸軍皆盡力禦敵矣中
官未見陛下親征之利也臣欲乞陛下發遣近上中
官赴都堂臣具酒禮待之諭以禍福然後親征可決

上從之遂發左右親近十數人詣都堂鼎具酒禮以
宗廟社稷安危之計諭之且曰諸公見上可以贊成
其事俟退敵回鑾則共享安逸之福眾諸之議遂定
卽命草詔詔曰天地之大義莫重於君臣堯舜之至
仁無先於孝悌一自衣冠南渡胡馬改作敵騎北侵五品
弗明兩宮未返念有國有家之道必在正名盡事父
事兄之誠詎宜安處將時巡於郡國以周視於軍師
爾等其愼守封圻嚴戒侵擾虔共乃職謹俟朕行
戒諭州縣詔○舊校云是詔沈與求撰
朕以逆臣劉豫稱兵南向寇改作烽警既聞神人共憤
朕不敢復蹈往轍爲退避自安之計而重貽江浙赤
子流離屠戮之禍乃下罪己詔親總六師臨幸江濱
督勵將士然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動眾勞人懼所不
免每一念此惻然疚懷尙冀監司帥臣與夫郡邑大
小之臣夙夜究心體朕此意凡借貸催科有須於眾
者毋或縱吏並緣爲奸凡盜賊姦宄輒生窺伺者務
絕其萌毋令竊發其或乘時搶攘恣無名之斂容奸
玩寇改作敵失譏察之方至使吾民橫罹困苦有一於
此必罰無赦候軍事稍平當遣廷臣循行郡國

二十四日己亥車駕發臨安府

車駕進發諸大將有獻俘於行在者戮於秀州時張守方知福州聞而上疏曰凡所獻俘使皆金人或外國借助則宜勦除俾無遺育至於兩河山東諸路之民皆陛下赤子也劉豫驅迫以來誠非得已臣謂俘內有簽軍宜諭以恩信以示不殺貸而歸之或願留者聽其便不惟得先王脅從罔治之義而劉豫之兵可使不戰而自潰雖日殺而驅之前不復爲用矣從之相繼諸將進擊金人敗衂而去

二十七日壬寅幸平江府加贈陳東歐陽徹秘閣修撰與恩澤兩資賜田十頃

車駕至平江府宰相奏事上因論黃潛善汪伯彥當國殺布衣陳東歐陽徹事深自悔恨曰朕至今痛恨之雖各贈五官并與有服親恩澤猶未足以稱朕悔往之意遂各贈朝奉郎秘閣修撰更與恩澤兩資撥賜田十頃雖然死者不可復生追痛無已

三十日乙巳仇悆克壽春府

仇悆爲淮西安撫使劉豫侵淮西悆遣將會合孫暉兵擊敗之復取壽春府

十一月十三日戊午金人陷滁州

金人侵入於是據滁州而居之

張浚陳孤忠不傳
林木顯謗難玷近列
疏

十四日己未張浚知樞密院事

行狀曰是日除樞密院事奏曰人道所先惟忠與孝一虧於己覆載不容自昔懷奸欺君妬賢賣國當時閭巷細民莫不深怨嫉憤欲食其肉者至若一心事上守正盡忠雖天下後世皆知企慕稱歎思見其人焉蓋義理人心之所同故好惡不期而自定臣以區區淺薄之才幼被家訓粗知義方平居立身以此自負偶緣遭遇寖獲使令陛下任之太專待之過厚而有怨於臣者攻毀之備至有求於臣者責望之或深上賴聖智保全微軀臣奉使無狀豈不自知至於加

臣以大惡之名陷臣於不義之地隳臣子百世之節貽孀親萬里之憂言之嗚咽痛憤無已今陛下察其情僞保庇孤忠許以入侍旋擢樞院在臣毀首碎身無以論報然而公議之所劾訓辭之所戒傳之天下副在史官臣復何顏敢玷近列於是賜詔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六十四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六十四校勘記

今根本不固（不應作未）爲浙江東西宣撫使（使誤作司）蘭整（一作蘭整）通請世忠據坡坂（一作計得世忠通據坡坂）解元及在高郵（及字衍）故輕易而進（故誤作郎）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六十五

炎興下帙六十五

起紹興四年十一月十四日乙未盡十二月三十日癸卯

詔用張浚榜朝堂

行狀曰是日上親書詔曰張浚愛君憂國出於誠心頃履多艱首倡大義固有功於王室仍雅志於中原謂閫中據天下之上游未有舍此而能興起者乘虜改作敵百勝之後慨然請行究所施爲無愧人臣之義論其成敗是亦兵家之常矧權重一方愛憎易致遠

在千里疑似難明然則道路怨謗之言與夫臺諫風聞之誤蓋無足怪比復召浚置之宥密而觀浚恐懼怵惕如不自安尚慮中外或有所未察歟夫使盡忠竭節之臣懷明哲保身之戒朕甚懼焉可令學士院降詔出榜朝堂

劉光世退軍建康府韓世忠退軍鎮江府張俊退軍常州

濠州鎮撫使寇宏棄城走丁成魏進叛附於金人

金人以重兵臨濠州四面攻擊知濠州寇宏禦之時城中兵少大率人當三女牆頭軍民與僧道相參每十人爲一甲皆被甲持槍不得內顧每一踏道二人以長刀監守無故上下者殺之宏惟著布袍輭纏晝夜步行巡視四壁未嘗乘馬呵喝由是守陴者嚴肅不敢懈一日宏在衆中望見守陴者三人擦城而去宏徑至上呼其同甲者餘七人皆斬之人皆悚慄北軍以甲兵數萬與衝車雲梯皆薄於城宏作鐵鎚上插狼牙釘謂之破金鎚有緣雲梯而上者以鎚擊之頭鍪與腦骨皆碎屍積於城下數尺而北軍來者猶不止又以鼓數萬聚於東門之外一時俱鳴其聲震天謂之脇城鼓而城之東北壁女牆震而摧者二三

十步北軍以精卒利弓併力齊射飛矢如雨州人駭愕宏乃張布幕以禦箭令市人運灰瓶別修女牆指顧之間女牆如舊矣金人又向舊河口敵樓下併力攻城城上金汁灰瓶與矢石亂發金人死者雖多而相繼來者亦不少既而掘城之半而守陴者亦不驚懼盡力禦卻之力擊者凡七晝夜不休宏以城必不可守乃開北門棄妻子侍母與寡嫂棄城而去從之者十餘人通判國奉卿初在清河口同趙瓊寨民兵刦金人舟船得李梲之妾俾生兩子宏棄濠州也聲言登舟欲以計破金人奉卿信之既而乃知欲爲遁走計已登舟不可復入城矣奉卿曰何不明言於我使我攜一妾兩子而乃棄之死地邪宏以奉卿爲怨已遂殺之宏既去權兵馬鈐轄統制軍馬丁成自南門投拜兵馬都監副統制魏進自東門投拜時金人主帥屯於近郊聞宏之家屬所在成謂宏與同奔矣既而聞匿於成家遂斬成於市乃盡取宏與奉卿家屬焉金人以賈舍人僞知軍州事數日以趙榮代之

十二月張浚往沿江勞軍

行狀曰時大酋改作帥乃尤改作烏珠擁兵十萬於維揚朝廷先遣魏良臣王繪奉使軍前還夜與公遇於中途

公問以虜（改作敵）事及大酋（改作軍前）問答良臣曰當以建州以南王爾家（敵）有長平之衆且諭良臣曰當以建州以南王爾家爲小國索銀絹犒軍其數千萬又約韓世忠尅日過江決戰公密奏使人爲虜（改作敵）恐怵朝廷切不可以其言而動及不可令吏往軍前恐我之虛實反爲虜（改作敵）得上然之公遂疾驅臨江召大帥韓世忠張俊劉光世與議且勞其軍將士見公來勇氣十倍公既部分諸將遂留鎮江節度之令韓世忠移書兀朮（改作烏珠）爲言張樞密已在鎮江初虜（改作敵）諜報公得罪遣貶故悉力來寇（改作攻）至是兀朮（改作烏珠）問世忠所遣麾下王愈吾聞張樞密貶嶺外何得已在此愈出公所下文書兀朮（改作烏珠）見公書押色動卽強言約日當戰公再遣愈以世忠書往問戰期愈回一日而虜（改作敵）宵遁士馬乏食狼狽死者相屬遣諸將追擊所獲甚衆

太陰犯鼎

丙辰夜太陰犯鼎按晉天文志五年胡滅亡（刪按晉宇至此十字）有司奏以滅胡（改作敵滅）之象上因與大臣論及之胡松年曰天象如此中興可期上曰范鑾有言天應至矣人事未也更在朝廷措置如何趙鼎曰當修人事

以應之

馬擴爲江西沿江制置副使

車駕幸平江府差馬擴兼行宮留守司參議官祓旨發赴平江府扈從車駕至是差充江西沿江制置副使依前樞密副都使承旨駐軍武昌

獎將士詔

朕分遣將帥列屯江淮比命樞臣親行按視還朝之日具一奏陳乃聞身率軍行日加訓練騎射慣習技擊精嫻戎政益修士氣彌振既以嚴飭於武備是將圖建於茂勳深察用心之忠尤嘉報國之義朕惟無德以服遠未能解甲以休兵煩爾師徒久從征役暴露寒暑擁持干戈軫念於心惻怛忘寐惟爾懷國家撫養之恩德憤僭僞侵陵之凶殘宜勉事於艱難終共成於逸樂誓當有濟用副至懷故茲撫諭想宜知悉

十三日丙戌招從僞士大夫詔 干支有誤 應作丁亥

詔曰 ○舊校云是詔沈與求撰見龜溪集朕惟靖康兵革之難神器幾墜天命有在屬於眇躬夙夜兢兢罔敢自逸期與爾士大夫共雪大恥還我兩宮保有黎元永庇中土而強敵侵軼迫朕一隅叛臣乘時盜據京邑使我縉紳

淪陷塗炭繇朕不德以至於斯北望傷心投涕無所
亦惟爾士大夫蒙祖宗休澤服在周行其有失身僞
廷事非其主顧驅脇使然有不得已者朕甚痛之故
若張孝純李鄴李儔等內外親族不廢祿仕每飭有
司常加存恤朕之於爾厚矣爾尚忍忘之耶其能洗
心易慮束身以歸當復其爵秩待遇如初或爲奇謀
祕畫立功自效乃頒異賞不限彝章嗚呼逆順之理
禍福之機昭然甚明要知所擇朕方布大信以示天
下言不爾欺有如皦日咸務自省體朕至懷

寇宏棄濠州至平江府會車駕駐蹕平江宏匿閭巷
閒不敢出視事八廂以聞上乃召見宏宏大驚懼至
則把見把見之禮衛士驅捽之宏益驚上問淮南事
宏戰慄不能對命宏依舊知濠州疾速前去宏遂退
二十日癸巳張宗顏及金人戰於六合縣
金人瀕江犯改作攻宣化鎮出沒者逾月張俊遣張宗
顏潛渡至六合縣出金人之背與戰不勝詐爲捷書
以聞
折彥質爲樞密都承旨
詔撥崔邦弼吳錫兩軍付馬擴

詔湖南安撫司撥崔邦弼吳錫兩軍付馬擴安撫司
席益不奉詔上怒落其職
汪伯彥進建炎中興日歷
汪伯彥先於紹興三年被旨編進大元帥府事迹於
是年編成上建炎日歷表曰臣伯彥言今年三月十
二日准尚書省劄子節文備奉紹興三年十月二十
三日聖旨命臣以大元帥府事迹首尾省記編錄進
御前呈乙夜之覽付之史官纂成一代之典傳信後
世有王者起必先受命之符爲天下君宜首表年之
事蓋春秋之作探一元之意而黃帝以來紀五德之
傳振古如斯於今稽若臣伯彥誠惶誠恐頓首竊以
藝祖創艱難之業列聖守盈成之文萬邦惟懷四方
來賀垂令聞之不已昭偉績之無前緣朝姦變亂於
舊章而王政淪廢乎小雅屬大運百六之戹會加小
遊泰一之臨方二帝蒙北燕之塵一張僭南楚之號
賴二百年龐洪之澤得億兆人嚮往之心戴宋厥惟
舊哉歸啟孰能禦也恭惟皇帝陛下天地合德孝悌
通神奉使渠酋改作北庭而漢天子以尊建府朔方而晉
元帥稱伯黃河合凍發光武滹沱之祥紅氣流光呈
周室赤烏之瑞休嘉應有十數謳歌來於萬方就日

望雲北面勸進者乃至五六反抶目西嚮退讓者
不止再三末如之何迫不得已建議定策二三子何
力之有焉應天順人大一統自今以始矣必有不刊
之典庶爲罔極之傳臣識昧幾先學唯荒落鞭弭盡
周旋之力帷幄無裨補之功攀六龍之御天首四蛇
之入宇受恩莫大負罪良多流落江湖莫收魂魄俯
仰宇宙回想風雲會逢明詔之頒俾紀當時之實舐
筆和墨難摹日月之明抶目揚眉莫覩乾坤之大惟
是云爲德業與夫日月時年畢索始終粗悉首尾唐
虞二典垂成盛代之書游夏一辭或補闕文之史雖

慚澗色弗近汙誣祖述憲章俟聖人之筆削鋪張揚
厲唯國史之發揮臣編類成書名曰建炎中興日歷
謹自繕寫分爲五卷隨奏上進以聞臣伯彥誠惶誠
恐頓首謹言紹興四年四月二十二日觀文殿學士
左正議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臣汪伯彥上表
又建炎中興日歷序臣恭被聖旨省記大元帥府事
迹至陛下即寶位本末編爲成書進御以塵乙覽將
付之史館臣精白以承休德不知鼓舞仰惟皇帝陛
下盛德之舉豈徒紀事而已哉聖意殆有所在臣聞
伊尹申告太甲曰今王嗣有令緒而戒之以愼終於

始蓋保位莫如慎始也始之不慎其克終者鮮矣慎終莫慎乎始故君子大正始焉陛下以天錫智勇之英姿當陽九非常之屯運再造王室起於艱難思厥艱難大正厥始以圖允終紀事之意有在乎是天下幸甚臣仰遵聖訓謹以陛下自康邸奉淵聖皇帝詔出使虜改作北廷改命建府以兵馬大元帥起義河朔由相及魏及鄆及濟憂勞百爲遭神器中移以天下之推戴續已斷之大統卽祚於應天臣往者首尾待罪今得以奉詔畢慮省記參以斷編而以事繫之日以日繫之月以月繫之時以時繫之年起自靖康元年冬十有一月十五日至於建炎元年夏五月十日採事摭實編次成書分爲五卷名曰建炎中興日歷或庶幾仰副陛下大正始之意焉爾紹興四年四月二十二日觀文殿學士左正議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臣汪伯彥謹上

三十日癸卯金人退滁州三十日誤應作二十九日

金人據滁州四十七日至是乃退去

王進薄金人於淮執其酋改作帥程師回張建壽

金人自六合而歸也張俊命王進曰虜改作敵騎無留心必徑渡淮而去可速進兵及其未濟擊之進往虜

改作敵且渡遂薄諸淮大敗之獲其酋首改作大帥程師回張建壽皆名將也帥回言劉豫說虜改作敵人云劉光世韓世忠失懽江南可取故金人信之而來趙鼎具以帥回之言聞奏上乃以賈復寇恂事訓飭二將

虜改作金主吳乞買改作奇邁以病殂

節要曰四年冬虜改作金人

位於諳版孛極烈改作安班貝勒都元帥完顏亶虜改作金人自來以諳版孛極烈改作安班貝勒爲儲嗣故得預知時以大兵相拒江上不敢發喪至軍回於五年之春方告諸路諸郡邑立吳乞買改作奇邁之喪虜改作金主完顏亶僞謚曰太宗文烈皇帝

神麓記曰吳乞買改作奇邁先患中風病手足無力半身不遂約及一年至天會十三年乙卯歲正旦近侍扶掖而行早見佛自東方隨日出而現從者皆視而瞻禮聞吳乞買改作奇邁曰見佛象在日傍雲開言未訖吳乞買改作奇邁昏困再病中風僵仆殂於明德宮時年六十一宗幹宗維傳大行皇帝

註虜改作金吏民掛服及禁音樂一月而罷窩里嗢改作鄂勒歡撻懶改作達蘭兀朮改作烏珠自江上回至燕山各赴吳乞買改作奇邁之喪虜改作金主完顏亶僞謚曰太宗文烈皇帝

神麓記曰吳乞買改作奇邁先患中風病手足無力半身不遂約及一年至天會十三年乙卯歲正旦近侍扶掖而行早見佛自東方隨日出而現從者皆視而瞻禮聞吳乞買改作奇邁曰見佛象在日傍雲開言未訖吳乞買改作奇邁昏困再病中風僵仆殂於明德宮時年六十一宗幹宗維傳大行皇帝

有旨急召諳版孛極烈改作安班貝勒喝囉改作赫嚕卽帝位於柩前謚曰太宗文烈皇帝葬之墳山號曰豫陵趙子砥燕雲錄曰金國置庫收積財貨誓約惟發兵用之至是國主吳乞買改作烏奇邁私用過度諳版改作安班粘罕改作尼堪請國主違誓約之罪於是羣臣扶下殿庭杖二十畢羣臣復扶上殿諳版改作安班粘罕改作尼堪以下謝罪繼時過盞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六十五終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六十六

炎興下帙六十六

起紹興五年正月乙巳朔盡二月十六日庚寅

紹興五年正月乙巳朔車駕駐蹕平江府日食求直言

趙榮退兵濠州

金人與僞齊之兵皆退過淮北也亦遣人報濠州趙榮退兵乙巳榮率北軍及投拜官魏進全家去既出門市人尚未知少頃提轄丁懷輩四人欲作亂先開甲仗庫取器械時榮去未遠而悔曰吾棄城而來無知州以主管州事安得不亂乃以衙兵復入城則懷

等已執兵仗矣懷聞榮復至走避得免榮遂斬其餘三人令梟於市榮令錄事參軍楊壽亭權知軍州事然後榮引眾去榮在濠州月餘城中皆不擾及榮既去軍人不便壽亭之政遂奪州印請兵馬都監孫奕遂權知軍州事是時寇宏在平江得旨已依舊知濠州朝廷以壽亭既權州則奕不宜從軍兵之請代壽亭乃授奕徽州監酒不釐務

十一日乙卯知樞密院事張浚自建康府還行在

十三日丁巳以金人退軍曲赦廬光濠州壽春府

朕以眇質獲承至尊念國家積累之基遭夷狄侵擾改作強敵侵陵之患兩宮遠狩尚虛歸路之期萬姓同憂未覩升平之日浩若涉川而思濟懍乎置器之難安常未明而求衣每側席而思治朕誠不足以感移天意德不足以綏靖亂源致被叛臣乘予尼運始攘齊地旋據都城未厭鴟張之謀更懷梟噬之惡頻挾虜勢改作敵眾來犯邊陲直渡淮濱將窺江滸自古滔天之巨盜亦知逆順之所存未聞今日之窮凶不顧人神之共怒所賴諸將協力六師爭先奮揚無或敢當斬獲莫知其計遂令羣穢知有天刑雖逆雛偶逭於天誅而匹馬莫還於賊改作境載循不道深惻於心俾執

干戈皆朕中原之赤子重爲驅役亦我本朝之舊臣迫彼暴虐之威陷茲鋒鏑之苦繇予不德使至於斯自初覽於捷書卽首頒於詔旨殺死者盡從於埋葬俘降者悉處之便安重傷而莫能自存撫以醫藥之厚願歸而無所爲命給其道途之資申戒官司務優存沒知朕興懷於兼愛本非得已而用兵重念生靈久罹寇擾改作鋒鏑繹騷連於都邑蹂踐遍於田園雖氛祲之已清然瘡痍之未起困於斯難嗟爾無辜宜錫茂恩以蘇疲憊於戲乘時克亂可見皇天悔禍之心發號施仁實推列聖保邦之澤庶迎善氣以格昌期咨爾羣倫體予至意

金國主完顏亶立

神麓記曰吳乞買改作烏奇邁病其子宗磐稱是金主之元子合爲儲嗣阿孛改作鄂博宗幹稱係是太祖武元長孫合依元約作儲君粘罕改作尼堪宗維稱於兄弟最年長功高合當其位吳乞買改作烏奇邁不能予奪者累日有楊割改作楊格太師幼子烏野馬改作雅瑪完顏亶受師於本朝主客員外郎范正圖略通文義奏太宗曰臣請爲籌之初太宗約稱元謀弟兄輪足卻令太祖子孫爲君盟言猶在耳所有太祖正室慈惠皇后親生

男繩果改作勝額早卒有嫡孫喝囉改作赫嚕可稱諳版孛極烈改作安班貝勒以爲儲見年一十五歲矣粘罕改作尼堪兀室改作烏舍利於幼小易制宗幹係伯父續其母如己子也遂共贊成其事是故除宗磐爲忽魯孛極列乃尚書令○忽魯孛極列改作呼嚕貝勒除宗幹爲固論孛極列乃錄尚書序○固論孛極列改作古倫貝勒除宗維爲異辣孛極列乃丞相○異辣孛極列改作伊剌貝勒遂遷烏野馬改作烏雅瑪亶爲左丞以賞之

又曰女眞初元謀叛遼十弟兄兀古達改作阿固達爲謀首同叔楊割改作楊格兄兀囉朿改作烏魯斯河民孛極列改作阿密貝勒十室改作烏舍阿失孛極列改作和碩貝勒阿魯改作河嚕曷母

并改作揀摩并慢獨化實改作們圖琿骨論你孛極列改作古倫貝勒撒改粘罕父也○撒改改作薩哈注粘罕改作尼堪迭孛極列改作德特貝勒斡魯孛極列改作斡魯貝勒滿霞奴改作邁嘉努按班孛極列改作安班貝勒謝也改作舍音輪作君主至天會閒餘人皆死唯有大宰按班孛極列謝也改作安班貝勒舍音稱皇大弟諸君常欲盡坑南人吳乞買改作烏奇邁不從其請緣金河春水泛漲浸沒宮室刷夫數萬改移河漕離其傍側未及畢工因病身死遂立太祖之嫡孫

松漠記聞曰阿骨打改作阿固達正室嫡子繩果改作勝額繩果改作勝額生金主亶繩果改作勝額死其妻爲固論改作古倫所

收故金主養於固論改作古倫家及吳乞買改作烏奇邁卒其子宋國王與固論改作古倫粘罕改作尼堪爭立以金主爲嫡遂立之

節要曰亶立置三省六部改易官制升所居曰會甯府建爲上京封左副元帥粘罕改作尼堪晉國王領三省事除元帥府右監軍兀室改作烏舍尚書右丞相粘罕兀室乃亶所忌者也故以相位易其兵柄耳然二酋皆傑黠之魁而亶遽能易其兵柄者何哉蓋二酋於四年夏自白水泊入見虜主吳乞買值劉豫有寇江之請閑居本土故至是亶能徙而易之加之二酋在燕雲則有衆在本土止匹夫耳雖欲抗之而不可得也○注粘罕改作尼堪兀室改作烏舍酋皆改作人虜改作金吳乞買改作烏奇邁封先虜删此字吳乞買改作烏奇邁長子宗盤宋國王領三省事自阿骨打之開國與弟吳乞買約子孫互相傳位故阿骨打在之時以吳乞買爲諳版孛極列後吳乞買繼位故復以阿骨打之長孫亶爲諳版孛極列至是亶既得位於義當復除吳乞買之長子宗盤爲諳版孛極列而擅改官制以三公之位易盤儲貳之地是致宗盤失望後國變亂也○注阿骨打均改作阿固達吳乞買均改作烏奇邁諳版孛極列均改作安班貝勒除知燕京樞密院事韓企先尚書右丞相除山西路兵馬都部署留守大同府尹高慶裔尚書右丞相除前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平陽府尹蕭慶尚書右丞慶裔與慶皆粘罕之腹心也故置之於內不欲用之於外○注粘罕改作尼堪封窩里嗢改作鄂勒歡冀國王除左副元帥撻懶改作達蘭魯國王除右副元帥兀朮改作烏珠潘王除左監軍僞陝西路經略使撒離曷改作

薩里罕右監軍駐於雲中

又曰初女眞之域尚無城郭星散而居虜改作金主完顏晟常浴於河牧於野其爲君草創斯可見矣蓋女眞此二字改作金初起字改作立國阿骨打改作阿固達之徒爲君也粘罕改作尼堪之徒爲臣也雖有君臣之稱而無尊卑之別樂則同享財則同用至於舍屋車馬衣服飲食之類俱無異焉虜改作金主所獨享惟一殿名曰乾元殿此殿之餘於所居四外栽柳行以作禁圍而已其殿也遶壁盡置大炕平居無事則鎖之或開之則與臣下雜坐於炕僞妃后躬侍飲食或虜主復來臣下之家君臣宴然之際攜手握背齕頭扭耳至於同歌共舞莫分尊卑其無閒故譬諸禽獸刪其殿至此七十五字改作君臣之閒情通心一各無覬覦之意焉今虜改作金主完顏亶也自童稚時金人已寇改作入中原得燕人韓昉及中國儒士教之其亶之學也雖不能明經博古而稍解賦詩翰雅歌儒服烹茶焚香奕棋戰象徒失女眞之本態耳由是則與舊大功臣君臣之道殊不相合渠視舊大功臣則曰無知夷狄也刪此三字舊大功臣視渠則曰宛然一漢家少年子也既如是也欲上下同心不亦難乎又曰僭位以來左右諸儒日進詔諛教以

宮室之狀服御之美妃嬪之盛燕樂之侈乘輿之貴
禁衛之嚴禮義之尊府庫之限以盡中國爲君之道
今亶出則清道警蹕入則端居九重舊大功臣非惟
道不相合仍非時莫得見瞻望墀陛迥分霄壤矣
金國聞見錄曰天眷二年奏請定臣制劄子竊以設
官分職創制立法者乃帝王之能事而不可闕者也
在昔致治之主靡不皆然及世之衰也侵冒放廢官
無常守事與言戾實由名喪至於不可復振逮聖人
之作也剗弊救失乘時變通致治之具然後煥然一
新九辨復貫知言之選其此之謂矣太祖皇帝聖武

經啟文物度數曾不遑暇太宗皇帝嗣位之十二載
威德暢洽萬里同風聰明自用不凝於物雖下明詔
建官正名欲垂範於將來以爲民極聖謨宏遠可舉
而行克成厥緒正在今日伏惟皇帝陛下至性孝德
欽奉先猷爰命有司用精詳訂臣等謹按當唐之治
朝品祿爵秩考覈選舉其法號爲精密尚慮拘牽故
遠自開元所記降及遼宋之傳參用講求有便於今
者不必泥古取正於法者亦無循習今先定到官號
品秩職守上進御府以塵乙覽恭俟聖斷曲加正定
言順事成名實舉興化阜民於是乎在凡新書未

載並乞姑仍舊貫除再討論繼此奏請臣等顧惟虛薄講究不能及遠以塞明命是懼儻涓埃有取伏乞先次頒降施行答詔曰朕聞可則循否則革事不憚於改爲言之易成之難政或譏於欲速審而後舉示將不刊爰自先皇已須明命順考古道作新斯人欲端本於朝廷首建官於臺省豈止百司之職守必也正名是將一代之典章無乎不在能事未畢眇躬嗣承懼墜先猷惕增夕厲勉圖繼述申命講求雖曰法唐宜後先之一揆至於因夏固損益之殊途務折衷以適時肆於今而累歲庶同乃繹僅有成書掇所先行用敷衆聽作室肯構第遵成法之良若綱在綱庶弭百條之紊自餘款備繼此施陳已革乃孚行取四時之信所由式治揭爲萬世之常凡在見聞共思遵守翰林學士韓昉撰詔書曰皇祖有訓非繼體者所敢忘聖人無心每立事於不得已朕不承洪緒一紀於茲祗適先猷百爲不越故在朝廷之上其猶草昧之初比以大臣力陳懇奏謂綱紀以未舉在國家之何觀且名可言而言可行所由師事蓋變則通而通則久以用裕民宜法古官以開政府正號以責實效著儀而辨等威天有雷風詞命安得不作人皆顏閔

印符然後可捐凡此數條皆今急務禮樂之備源流在茲期以必行斷宜有定仰惟先帝亦鑒愚衷神豈可誣方在天而對越時由易偶若非地則皆然是用載惟殆非相反何必改作蓋當三復於斯言皆曰可行庶將一變而至道乃從所議用創新規維茲故土之風頗尚先民之質性成於習遷易為難政有所因殆宜仍舊漸期胥效翕致大同凡在邇遐當體朕意其所改創事件宜令尚書省就便從宜施行

宋充諸王之誅韓昉作詔曰周行管叔之誅漢致燕王之辟茲惟無赦古不為非豈親親之道有所未敦以惡惡之心是不可忍朕自稚沖昧承嗣統蓋由文烈之公欲大武元之後得之為正義亦當然不圖骨肉之間有懷蠆蠭之毒皇伯太師宋國王宗磐族聯諸父位冠三師朕始承祧乃緊協力肆登極品兼綰劇權何為失圖以底不類謂為先帝之元子常蓄無君之禍心昵信宵人煽為姦黨坐圖重鼎行將弄兵皇叔太傅領三省事兗國王宗雋為國至親與朕同體內懷悖德外縱虛驕肆己之怒專殺以取威擅公之財市恩而惑眾力擯勳舊欲孤朝廷即其所懷濟以同惡皇叔虞王宗英滕王宗偉殿前左副點檢渾

覩改作睹都會甯少尹胡實刺改作色理和郎君石家奴改作實嘉努千戶述孛离改作穆贍古楚等兢爲禍始舉好亂從遣躁欲以無厭助逆謀之妄作意所非冀獲其必成先將賊其大臣次欲危其宗廟造端累歲舉事有期早露端倪每存含覆弟嚴禁衛載肅禮文庶見君親之威少安臣子之分蔑然不顧狂甚自如尚賴神明之靈克開社稷之福日者叛人吳十稔心稱亂授首底亡爰致克奔之徒乃窮相與之黨得厥情狀孚於見聞皆由左驗以質成莫敢詭辭而抵賴欲申三宥公議豈容不煩一兵羣凶悉殄於今月三日已各伏辜幷令有司除屬籍訖自餘註誤更不蹤尋庶示寬容用安反側民晝衣而莫犯古猷欽哉予素服以如喪情可知也

天眷二年皇后裴摩申改作費摩申氏謝表曰龍袞珠旒端臨天陛玉書金璽榮昇椒房恭受以還淩競罔措恭惟道兼天覆明並日升誠意正心基周王之風化制禮作樂煥堯帝之文章俯矜奉事之勞飭遣光華之使温言奬飾美號重仍顧拜命之甚優慚省躬而莫稱謹當恪遵睿訓益勵夙心庶幾婦道之修仰助人文之化

渤海賀正表曰三陽應律載肇於歲華萬壽稱觴欣逢於元會恭惟受天之祐如日之升布治惟新順夏時而謹始卜年方永邁周歷以垂庥臣幸際明昌良深抃頌遠馳信幣用申祝聖之誠仰冀清躬茂集履端之慶

夏國賀正表曰斗柄建寅正帝歷更新之旦葭灰飛管屬皇圖正始之辰四序推先一人履慶恭惟化流中外德被邇遐方熙律之載陽應令時而布惠克凝神於奕奧務行政於要荒四表無虞羣黎仰治爰鳳闕屆春之早協龍廷展賀之初百辟稱觴用盡輸誠之意萬邦薦祉克呈獻歲之心臣無任云云大使武功郎沒細好德副使宣德郎李膺等齎表詣闕以聞

高麗賀正表曰帝出乎震方當遂三陽之生王次乎春所以大一統之始覆幬之內歡慶皆均恭惟中孚應天大有得位所過者化闔眾稟以常新不怒而威覲庶邦之率服茂對佳辰之復備膺諸福之休臣幸際昌期遠居海外千萬歲壽考曾莫預於臚傳億兆人同心但竊深於普祝云云使朝散大夫衛尉少卿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李仲衍奉表稱賀以聞

十六日庚申韓世忠加少保

十七日辛酉劉光世加少保依前兩鎮節度使充淮南西路宣撫使

劉豫揭榜曉示退軍

劉光世韓世忠張俊來朝

賜劉光世韓世忠張俊詔○舊校云是詔沈與求撰

朕自渡江以來志在恢復深惟足食足兵之計夙夜疚懷凡財賦所入未嘗一毫妄費悉用以養兵而已故比年訓練士卒精強而器械亦皆犀利比之曩昔實不相侔是以去冬敵人之來卒賴卿等極力捍禦遂致遁歸蓋前此所未有也朕甚嘉之然中原未復二聖未還而僭僞之徒方扶彊國之援狡謀日急顧我所以勝之者惟是上下內外合爲一家如報私仇乃克有濟儻或各以其職自分彼此日復一日成功實難卿等爲國重臣安危所繫諒必察此不待朕言今國用空殫民力耗竭雖有司錙銖積累而費出之數日以寖廣苟無以繼何以聚人每一念之心常怵惕想卿亦爲朕慮及於此也至於差辟官屬保明功賞軍須用度之類更在精覈勿至泛濫使賞當而爵祿不私用足而資給不匱則存養事力漸圖進取朕與卿等同享無窮之利顧不美哉布朕此意卿宜悉

之

二月三日丁丑車駕至自平江府張守上疏

上在平江府知福州張守屢上疏言敵情上諭輔臣曰張守所陳皆如朕所慮憂國之誠可見也宜即施行且賜詔奬諭既還臨安又賜詔問守曰卻敵之圖善後之計凡今攻戰之利守備之宜綏懷之略措置之方可備具來守上疏其略曰明詔四事臣以爲莫急於措置措置苟當則其餘不足爲陛下道蓋措置失當則不能守備守備不固則不能攻戰攻戰不勝則不能綏懷臣請言之措置之要其一軍旅其二軍

食神武中軍當專衛行在而以餘軍分戍諸路一軍駐淮東一軍駐淮西一軍駐鄂州或駐荆南使北至關隴西抵川陜血脈相通號令相聞有脣齒輔車之勢則自江而南可得安枕而臥也今大將握重兵貴極富溢前無利祿之望退無誅罰之憂故朝廷之勢日削兵將之權日盛臣謂宜拔擢麾下之將使爲統制每將不過五千分布三路朝廷命令徑達其軍諸將既已分屯則所患者錢穀也宜以二浙之粟專供行在而江東之粟以餉淮東江西之粟以餉淮西荆湖之粟以餉鄂岳荆南量所用之數責在漕臣歸其

餘於行在錢帛亦然然後戒飭諸將不得秋毫侵擾
州縣以復業之民戶口多寡爲諸將殿最歲終遣大
臣爲都督使諸路之兵進相援退相保如常山之蛇
首尾相應居則可以守禦進則可以攻戰綏懷之略
亦在是矣雖然此臣措置大略臣熟計之猶爲未也
究其本原其在陛下內修德而外修政耳召公之告
武王曰明王愼德四夷咸賓周詩之頌宣王曰內修
政事外攘夷狄修德則不過正心誠意畏天愛民儉
於家勤於邦遠聲色屏貨利兢兢業業凡有累德者
無不戒也修政則不過任賢使能信賞必罰絕僥倖

裁冗濫謹法度興廉恥凡有以害治者無不去也願
陛下果斷而力行之何患夷狄改作達人之不服乎上覽
疏大悅

劉光世韓世忠張俊辭回軍

初劉光世韓世忠張俊來朝上嘉其卻敵之功賜賚
甚厚服御之物有可予者亦以予之光世等拜賜皆
感泣曰願身率士卒圖復中原以報及辭又命近侍
出內金盤尊罍各賜酒一行并以飲器賜之

張守加資政殿大學士

張守應詔疏陳四事上大悅除資政殿大學士

十三日丁亥趙鼎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都督諸路軍馬張浚爲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都督諸路軍馬

張浚制略曰高明而宏達剛大而直方資兼文武而
可以憲萬邦學洞天人而可以該百聖自敷求於密
勿首協濟於艱難勤勞王家有精貫神明之誓芟夷
禍亂有計安社稷之忠知無不爲言可底績宣威井
絡之野耀武斗樞之庭出入薦更險夷一致望久隆
於師尹名大震於羌戎屬胡馬改作北騎之長驅挾逆雛
之改作而反噬召從閒燕付以經綸秉鉞以麾六師共
推於尚父運籌而決千里獨賴於子房方振旅以時
行彼潛兵而宵遁風聲鶴唳遂收不陣之功羊狽狼
貪迄蹈自焚之禍茲策勳於舍爵迺孚號於揚廷正
是魁衡授之鼎鉉宅端揆辨章之任總中樞深密之
權內則統率百寮以釐常績之熙外則盡護諸將以
董戎旆之重

行狀曰公既除相與鼎益相勉勵同志協謀以爲爲
治之要必以正本澄源爲先務誠能陳善閉邪使人
君無過舉則國勢尊安醜虜自服改作邊庭迅埽是以進見
之際於塞倖門抑近習尤諄切致意焉嘗奏曰王者

以百姓爲心修德立政爲務治其在我則大邦畏其
力小邦懷其德天下舍我將安歸哉非僥倖於近績
也仰惟陛下躬不世之資當行王者之事以大有爲
正心以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
國勢既隆强虜改作敵 自服因書王朴平邊策以獻又
奏臣昨奉清光竊見陛下於君子小人之分聖意拳
拳於此宗社生靈之福也昔唐李德裕言於武宗曰
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
人爲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爲正人如松柏特立不
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臣嘗類推而言

之君子小人見矣大抵不私其身慨然以天下百姓
爲心此君子也謀身之計甚密而天下百姓之利害
我不顧焉此小人也志在於爲道不求名而名自歸
之此君子也志在於爲利掠虛名邀浮譽此小人也
其言之剛正不撓無所阿徇此君子也詞氣柔佞切
切焉伺候人主之意於眉目顏色之間此小人也樂
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此君子也人之有善必力攻
其所未至而掩之人之有過則欣喜自得如獲至寶
旁引曲借必欲聞於人主之前此小人也難進易退
此君子也叨冒爵祿蔑無廉恥此小人也臣嘗以此

而來之君子小人之分庶乎其可以概見矣小人在位則同於已譽之以爲君子異於已排之以爲小人不顧公議不恤治亂不畏天地鬼神是以自崇觀以來以至今日有異於已者而稱其爲君子乎臣以爲必無之也彼其專爲進身自營之計故好惡不公以至於亡身亂天下而莫之悔惟陛下親學問節嗜慾清明其躬以照臨百官則君子小人之情狀又何隱焉上皆嘉納之

親征詔 ○舊校云此詔沈與求撰見龜溪集

朕猥以寡昧屬茲艱虞迫臣民愛戴之誠續正統於將墜痛父兄播遷之難履尊位以何安夙夜以圖策慮並用豈不能躬擐甲冑親冒煙塵乘將士欲戰之心慰黎元厭亂之意然以兩宮萬里一別九年覬迎鑾輅之還期遂庭闈之奉故暴虎馮河之怒敵雖逞於凶殘而投鼠忌器之嫌朕甯甘於屈辱是以卑辭厚幣遣使通和庶殫孝悌之思冀徇哀恫之請至於土地梗絕生齒流離師徒懷暴露之憂閭里起繹騷之歎繇朕不德嗟彼何辜仰懷故國之廟祧至於隕涕俯見中原之父老甯不汗顏比得強敵之情稍有休兵之議而叛臣劉豫懼禍及身造爲事端閒諜和

好信逆雛之狂悖率羣賊改作騎以陸梁改作憑陵借彼援
師倚爲威勢簽我赤子脅使征行涉地稱兵操戈犯
順逆天不道一至於斯警奏既聞人神共憤凡是在
列怒髮上衝朕以謂逆順之理既分勝負之形可見
皆願挺身而效死不忍與賊而俱生朕乃下詔總師
卜日引道前驅方戒積陰頓開天地鬼神莫不助順
將帥輔弼罔不協心今朕此行士氣百倍雖自纂承
之後每乖舉措之方尚念祖宗在天之靈共祠國家
累歲之恥殪彼逆黨成此雋功載惟風霜跋履之勤
仍蹈鋒鏑戰爭之苦興言及此無所措躬然而能建
非常之功必有不次之賞初詔具在朕不食言咨爾
六師咸體朕意
改效用人資法
效用資法一公據一甲頭公據改爲進勇副尉甲頭
改爲進勇校尉
詔羣臣修政事
秦檜復觀文殿學士李綱復觀文殿大學士葉夢得復
資政殿學士路允迪復端明殿大學士
朕以寇戎改作金人內侮流毒兩淮賴天之靈將相多士
戮力同心迄平外患然中原未靜今處一隅九廟阻

越莫致蒸嘗之思兩宮遠播尚隔晨昏之養夙夜憂惕靡敢遑甯若涉淵冰罔知攸濟公卿大夫師尹百執將何以佐朕新厥德正厥度以開上帝悔禍之衷以副黎民願治之意其各悉意交修不逮用弼成我邦家咨爾有眾宜體至懷上以外寇改作敵已遁思與羣臣內修政事乃降是詔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六十六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六十六校勘記

斬獲莫知其數數誤作計　幼子烏野馬完顏勗作

爲左丞以賞之勗誤作亶　莫分尊卑而無閒而誤作其　勗

解賦詩翰墨脫墨字　教以宮室之壯壯誤作狀　時尤

若易地則皆然誤作時由易偶若非地則皆然　克凝神於窔奧窔作

問守以卻敵之圖以誤作曰　上覽疏大悅此下應有加資政殿大學

士七字　羊很狼貪很誤作狽

炎興下帙六十七

起紹興五年閏二月乙巳朔盡五月

閏二月一日乙巳朔詔戒飭羣臣

朕惟先王之時小大之臣咸懷忠良故能竭誠體國畢力公正時有舉措不應侯志用以經理國家無往而不濟朕甚慕之閒者總師前臨大敵此宜臣子恐懼自竭不忘夙夜而乃奉命不虔偷惰自若顧於國家若秦人視越人肥瘠委質而仕當如是乎朕念狃於舊習乃薄其過失訓告而後刑罰古之道也而

今而後尚其砥礪式悛爾心慕事主之匪躬思爲臣之大戒務盡忠赤以公滅私庶天下之務靡不畢舉敢有弗共自干憲章令出惟行必罰無悔可令刑部鏤板遍牒行下仰監司守貳縣令太守出榜於治所曉諭施行

折彦質爲兵部侍郎兼樞密都承旨

楊政爲涇原路安撫使

楊政字直夫懷德軍人起身寒微貌甚陋時人號爲楊尅毬初爲統制官下虞候每統制飲宴政不喫其餘食衆虞候勸之曰此物極好何不食之政曰我所請者倉米方爲極好食之可常而有味安用此爲此非當食之物且不可爲常識者器重之既貴得其故妻相待如初公論稱美以神龍衞四廂都指揮使武康軍承宣使爲涇原路安撫使

野史曰楊政懷德軍人爲吳玠統制官從玠敗金人於和尚原仙人關有功累遷神龍衞四廂都指揮使武康軍承宣使五年除涇原路安撫使九年除熙河路經略使十年利州路安撫使知興元府虜改作敵陷陝西政走四川加侍衞親軍馬步都虞候武康軍節度使兼統制既又敗金人於隴州汧陽縣牧牛嶺十

三年來朝加檢校少保歸鎮二十一年進太尉二十六年授開府儀同三司二十七年薨年六十

程昌寓知江州江西沿江制置使

程昌寓以右朝散大夫徽猷閣待制知江州江西沿江制置使

江制置使

王瓊主管侍衞馬軍司公事

王瓊至行在主管侍衞馬軍司以其軍隸韓世忠未幾罷爲提舉江州太平觀

陳琳叛王德追至無爲軍生擒以歸

陳琳者張琦之裨將也勇力過人屯於蕪湖縣刦張琦以衆奔僞齊王德追至無爲軍境上獲之以歸

四月戊申太廟神主至自温州

韓世忠進軍楚州

賜韓世忠詔曰○舊校云是詔沈與求撰覽奏欲依舊留屯淮甸誓與敵人決於一戰已悉朕迫於强敵越在海隅每慨然有恢復中原之志顧以頻年事力未振姑鬱鬱如此自去冬敵人深入卿首挫其鋒鼓我六師人百其勇既致潛師引遁而卿復率兵移屯淮甸進取之計恃此爲基朕甚嘉之前日恐老小或有未便委卿相度今得所奏益見忠誠雖古名將殆無以過使朕

悚然興歎以謂有臣如此禍難不足平也古人有言
閫外之事將軍制之今既營屯安便控制得宜卿可
施置自便勿復拘執至於軍餉等事已令三省施行
方此酷暑將士良勞行飭使人齎賜夏藥撫問卿並
宜知之

岳飛退軍

張浚以都督收楊么先遣岳飛軍於鼎州吳錫軍於
橋口浚卽欲進兵或說浚曰不可進而勝則捕一漁
人耳如有不勝則都督爲諸將輕矣浚曰柰何或曰
不如先聲言諸軍人馬各已差人犒設矣唯岳制置
之軍當躬詣軍中是以犒設而進也或不勝猶有說
焉浚從之未幾以輔逵代吳錫浚駐潭州

五月孟庾知樞密院事

朱勝非免喪除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中書舍人胡寅上疏論當復讎不當講和

胡寅爲中書舍人適遇朝廷議遣何鑄○舊校云鑄一作鮮等
使於金國祈請和好寅謂當修政事不宜與讎講和
乃上疏極論其事乞不講和好揮戈北向蹀血虜改作
北廷用復讎怨曰臣竊聞遣使入雲中已有定議臣
愚陋蒙陛下擢置從班職在獻納雖小事未當猶合

上聞況遣使體大縱不預初議苟心有所未安豈敢
緘默輒行論奏伏望陛下留神省察昔孔子作春秋
以示萬世人君缺二字之術無不備載而其大要則在
父子君臣之義而已魯威公為齊所殺不共戴天之
讎而莊公者乃威公之子也非特不能為父雪恥又
與齊通好元年為齊主王姬四年及齊狩於禚五年
會齊同伐衛八年及齊同圍郕九年及齊盟於蔇是
年為齊殺子糾仲尼惡之備書於策以著其釋怨通
和之罪豈非為後世永鑒乎女眞者驚動陵寢戕毀
宗廟刼質二帝塗炭祖宗之民乃陛下之讎也頃者

誤國之臣自知其才術不足以戡定禍亂而又貪慕
富貴是故講張為幻遣使求和以苟延歲月九年於
此其效何如彼之一身叨竊位而去曾何足道而
於陛下聖德國家大計虧喪多矣所幸陛下智勇日
躋灼然獨見於邪言久惑之後奉行天討罪狀劉豫
再安國步漸圖恢復天下忠臣義士聞風興起各思
自效以佐丕烈譬如人行萬里登車出門又如創建
廈屋初正基柱存亡治亂實係此時今乃蹈庸臣之
轍踐已失之謀犯孔子之戒循魯莊之事忘復讎之
義陳自辱之辭臣竊謂陛下不取也或謂不少有貶

屈其如二帝何臣應之曰自建炎丁未至紹興甲寅以來卑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爲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帝所在者誰歟見二帝之面者誰歟得女眞之要領者誰歟因講和而能息虜兵者誰歟臣但見丙午而後通和之使歸未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次失陷矣臣但聞去年冬使者還言酋豪改作邊境帖服國勢奠安形於章奏傳播遠近曾未數月而劉豫猶兵犯順矣女眞者知中國所重在二帝知中國所恨在刼質知中國所患在用兵則常示欲和之意增吾所重平吾所恨慰吾所患而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猶未悟也天下以爲自是改圖必矣何爲復出此謬計耶苟曰姑爲是爾豈有修書稱臣厚費金帛而成就一姑爲之事也苟曰以二帝之故不得不然則前效可考矣況歲月益久虜改作敵情益秘必無可通之理也臣常思之陛下與女眞絕則臣下無所得而人主爲義舉若通和則利歸臣下而人主受其害故凡願奉使通和者皆身謀非國計也陛下可不據孔子之論而決此策乎自王安石廢黜春秋天下學士不知尊向一旦亂臣賊子接迹於四海遭逢陛下篤信此書孔子之志將伸於今日臣願陛下考筆

削之意斷當今之事只行一二大者則美名必輝映
千古矣當今之事莫大於夷狄改作邊境之亂也欲紓此
忍必殄此讎而不用講和之事賢才畢集民富國治
揮戈北向蹀血女眞之作金三字改庭然後復讎之義得
而人子之職舉臣等駑下伸眉吐氣食息世閒亦預
榮矣苟爲不然以中國萬民之君而稱臣於讎虜改作
敵則宰輔而下皆其陪臣也借使女眞改作金人欣然講
解以一將軍數萬衆駐兵江水之上欲陛下面相結
約歃血而退不知陛下何以待之則又欲變置吾之
大臣分部吾之兵將制我之土地而取其租賦有一
於此其能從之則無以立國不從則隳敗和好將何
據而可臣實籲昧思之不通是以略具古義涜瀆聰
聽惟陛下試加采擇或合聖意卽以世讎當復無可
通之和義明降指揮寢罷奉使之命刻印銷印俄傾之
閒初無害日月之明適足彰陛下之無我也免累聖
德誤國大謀不勝區區納忠之至

貼黃臣契丹自金人跳梁以來天下之論或以謂必
講和議或以謂必須用兵二說謬掾無一定之論伏
覩自建炎元年至今前後所遣使命若宇文虛中王
倫朱勔路允迪魏可行崔縱洪皓龔璹張邵前後所

請非不切至近又遣潘致堯高公繪幷韓肖胄劉岊
年章誼孫近魏良臣王繪相繼入國竊料虜改作人敵
回書必無果決之言卽有言必難從之語殆欲款我
耳伏望聖明深賜洞察祈請十年略無顯效議和決
不可成則臣言或可以備收錄取進止

五月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中書舍人胡寅論使事
辭旨覬切深得獻納論思之體可令學士院降詔奬
諭寅具奏謝曰臣奏論使事尋蒙宰執召至都堂面
傳聖諭以爲論議覬切得論思獻納之體乃令學士
院降詔奬諭者狂言上瀆方懼罪戾天高聽卑遽蒙
開納褒奬勉以勸臣下臣榮耀增激愚衷中謝臣
聞天下有至公之心有正直之論違正論拂公心以
行其邪說雖當時不悟及事已敗壞世已陵遲然後
悔之則無及已姑以近事明之方王安石得志託大
有爲之說大有爲之說者孟子之言也豈不美哉當
時元勳舊德皆言祖宗舊法不可變改安石斥之爲
流俗而其說盛行自今觀之其所謂大有爲者乃所
以召亂其所謂流俗者皆賢才也使神宗照之於司
馬光辭樞密副使之時而退王安石罷新法則尙有
崇觀之亂乎及蔡京秉政託繼志述事之說繼志述

事之說孔子之言也豈不美哉當時忠臣義士皆以新法害民當遵元祐蔡京名之爲謗訕而其說盛行自今觀之其所謂繼志述事乃所以遂其私意其所謂謗訕者皆忠言也使上皇照之於陳瓘論列之時而退蔡京復元祐則尙有宣靖之禍乎天下之理一是一非出於是則入非出於非則入是理不並立人無兩存此人才邪正之所由分而國家治亂之所由判自古如此豈惟今哉女眞入寇（改作金人）深入以來和戰兩議肇於淵聖在位之日兩議不決馴致北狩自今觀之夷狄二字改作敵之不可與和亦易見也而和議之

說不息非特通和女眞又欲通和劉豫和之（臣子實懷二心以國與人亦所不恤豈不過甚矣哉原其所本起於耿南仲昌言之正猶王安石大有爲之論蔡京繼志述事之說而尊主庇民疾仇殄惡不欲和者亦猶司馬光不以王安石爲然陳瓘不以蔡京爲是八年於此正論不勝監觀前事識者憂之尙賴陛下險阻備嘗照知情僞於和議輩皆已試用了無功效此策不足中興斷自宸衷舍非從是遂嚴降詔旨罪狀反虜（刪此四字聲罪致討一振國威豈於女眞尙肯通使臣稟性素愚誤以文字上簡聖知擢置綸闈仍使

獻納適覩何蘇之事深恐和說復行國論傾危士氣沮喪所繫不細遂具陳奏陛下憲天聰明灼見忠志曲賜褒諭以來眾言使天下忠義之士皆知陛下雪恥復仇之意用賢才修政事厲兵選將駸駸北向以為迎二帝之實大計一定邪說不行中興可期社稷之靈宗廟之福豈獨微臣忝竊恩詔以為今日美談而已哉恭惟奎壁之光下照蔀屋謨訓之懿遠播寰區顧臣何人仰被大賜臣敢不益堅志向勉罄謀猷庶殫毫髮之勞用答乾坤之施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六十七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六十七校勘記

而人主爲義舉善策 脫善策二字 用此之人而不用講和之事 脫用此之人四字 駐兵泗水之上 泗誤作江 仍令學士院仍誤作乃

炎興下帙六十八

起紹興五年五月盡十二月

胡寅又論遣使有害無益

臣竊聞宰相張浚有奏論使事爲兵家機謀於臣所論事理不同今何蘇遂行不可救止臣待罪侍從初有所陳已荷聖知今浚以輔臣謀國陛下之所改顏而禮貌之者也勢難以臣故而沮其議臣不當力論致勝徒惑紛紛然臣再三思慮終未曉浚之說須至剖析聞於聖聰望陛下留神省覽姑且置之聖懷俟何

蘇歸日與淺孰中孰否則使事之利害決矣今則未敢求直也粘罕改作尼堪總師二十餘年破大遼弱我宋雖無遠略亦稱善於用兵其所行事盡詭詐也今我之虛實彼豈不知也尚須卑辭執謙然後足以驕其心示弱屈服然後足以平其怒乎此遣使之無益一也庚戌而後不遣使虜改作敵則鈎引虜改作敵人入國熟視而去曾不旋踵而淮南之警奏至矣此遣使之無益二也前我所使四輩皆朝廷之選侍從之臣聞其入虜改作敵境晝夜驅馳略無禮節及見粘罕改作尼堪坐受欺紿忽忽而歸未嘗得其要領況何蘇一使臣其何能任覘國之事乎此遣使之無益三也昔富弼之使也以一言息南北百萬之兵可謂偉矣使歸行賞遷進官秩方以中國未能用兵徒賴使臣口舌下虜改作敵爲莫大之恥終不肯受其職度量如此乃可辦國事今奉使者首先論其私事祈求恩澤一一足意而行所慮卑近與市井之人無異尚能明目張膽不辱君命乎此遣使之無益四也虜改作敵人之所大欲者誰不知之既有滅宋之心正使劉豫明日就亡今日亦必赴援而況豫賊祈哀乞援秋高草熟來寇改作南下何疑此不待窺視自可

坐照一堂之上者也此遣使之無益五也今淮以北劉豫自以爲封疆矣河以北粘罕改作尼堪自以爲土宇矣使者之行豈能乘雲御風徑至虜改作北廷哉必度清淮之阻經濁河之限然後能至也去冬下詔罪狀逆豫明其爲賊今豫肯賓吾使人達之於虜改作金哉○舊校云歸本達之於虜哉下有臣□□□□九伯則有之此遣使之無益七也可知無益別有一段此處脫誤

此遣使之無益六也今我與虜改作敵之勢如兩家有沒世之仇一弱一強強者侵陵不休弱者必固其門牖嚴其戒備待時而動庶能有濟乃欲命僕夫啗以酒肉悅以金帛適足以重吾之弱增彼之強而已此遣使之無益八也自古兵強馬眾玩武不戢而無自焚之變此五胡英傑四字改作五代勒曜垂珪之所難也粘罕改作尼堪好財貪色凶殘不義特盜賊之靡耳六字删此非有保國永世兼幷天下之術也度其兵士壯者老老者死其馬之齒日長矣其臣志滿意得沈酣乎玉帛子女之閒不越數年必有禍敗此易見也萬一今冬黨助逆賊豫改作昧於一來陛下申嚴將士據大江之險以禦之彼再而衰三而竭必矣小大勝負兵家之常今未有交兵之形而遽自納侮以示畏怯情見力屈當反爲所乘非兵家形格勢禁之

法此遣使之無益九也夫使人之心迎合粘罕改作尼堪之意爲身謀也陛下窮寇寡賢才日昃不倦菲衣節食卑宮室陋器用以養戰士固將爲父兄攄覆載不同之憤雪滄溟不滌之恥若兼用和策則謀臣解體志士喪氣將帥偷安卒伍潰散以爲無復有輸忠效志建功立名之日使和人自謂其說可用如此則必有進爲之漸以國與人取悅於粘罕改作尼堪大事去矣此遣使之有害十也○舊校云按上文祇有八條此遽云十疑有脫誤猶有一說使陛下難處者以二帝爲言耳然自建炎改元以來使命屢遣無一人能得兩宮起居之狀謦咳之音者況今歲月益久虜改作彼改作敵爲父兄之仇絕不復通則名正而事順他日或有異聞在我理直易爲處置若通而不絕則虜改作敵握重柄歸曲於我名實俱喪非陛下之利也使或有知二聖所在一見慈顏宜達陛下孝思之念雖歲一遣使竭天下之力以將之亦何不可之有其如艱梗悠邈必無可達之理乎以此揆之則以二帝爲言者理不可信也臣聞善爲國者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正其大義不僥倖以成之漢高帝出關得董公之言以弒君討項羽後雖屢敗然項羽負不義之名雖強

必弱漢守其策不變終有天下然張良嶢關之舉養虎論羽君子猶羞之及劉先主諸葛武侯志在復漢日操爲賊亦能三分鼎立魏延出奇欲速孔明不求近功君子以爲眞以天下自任者古之豪傑規模措置大抵如此三國崛起曹氏先據利勢蜀最後立豈以微弱之故卑下於操以苟存耶孟子曰君如彼何哉强爲善而已今日大計只合明復仇之義用賢才修政事息民訓兵以俟北向更無他策儻其未可惟是堅守若夫二三其德無一定論必恐不能有爲至於何蘇之行非特無效須決取辱臣所見如此豈得以張浚有言而自抑也又況蒙被詔書曲加奬諭先以爲榮今焉內愧所以致詳盡義忘其喋喋志在報君非好辯也若夫軍旅之事則未之學張浚以遣使爲機權者臣所未喻不敢强爲之說伏乞陛下幸赦之取進止

楊造乞罷和議劄子

臣嘗觀陸贄論禦戎改作外之策其說甚詳大抵以爲夷狄改作外國之强弱視中國之盛衰聖人所以待之者無一定之規亦無常勝之策顧其勢如何耳其說有二尊卽敎者則曰非德無以化要荒殊不知威不立

力不能服也尚和親者則曰要結可以睦隣好殊不知我結之而彼復解之故當匪茹之勢而行卽敘之方則見侮而不從矣今日正此之謂也自靖康以來力主和議不爲備禦之計卒爲虜改作敵詐以至二聖蒙塵其禍亦可監矣至今不悟猶蹈覆轍深可痛也比聞復遣二使以請和虜改作彼若有謀則許吾和以取重賂愚者以爲喜而智者之所深憂也蓋旣許吾和則上下偷安必不爲備禦之計而旣出重賂國力必竭不免暴斂民怨盜起虜改作敵復不可信一旦乘虛而來爲不可測此其所以可憂也若其無謀則必絕吾之使愚者以爲深憂而智者之所喜也蓋不許吾和則吾致死以爲備禦之計此其所以爲可喜也且夷狄豺狼改作敵情不測非可以信誓結今其所以不來者非畏我而不來也以其勢自有牽制未暇來爾昔趙鄭割地以賂秦虞卿曰秦之去也倦而歸乎其亦愛我而不攻乎曰秦之勢無餘力矣必以倦而解也曰秦以倦歸而君又以秦之力所不能取而賂之是助秦自攻也今之爲和議者何以異此說者謂國家今日正猶勾踐事吳稱臣奉貢不得不然是未知事勢之不同也越之棲於會稽蓋吳王

聽宰嚭之言而許之平故勾踐以爲得計今虜改作敵
未嘗實許和也其所以不拒絶者特以許和紿我以
謀全勝欲吾不爲之備而取之易耳故其未來則吾
與之重賂其既來則吾莫之禦是吾之求和無纖毫
之益徒沮義士忠勇之氣長黠虜改作強隣桀驁之心竭
所宜昔辛垣衍欲趙之帝秦也魯仲連曰若使帝秦
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且又曰若使帝秦則必將烹
醢梁王辛垣衍曰秦何爲烹醢梁王魯仲連曰九侯
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蓋嘗爲脯醢而囚之矣秦既

爲帝則將行其天子之禮以號天下將奪其所憎而
予其所愛梁王豈晏然而已乎於是辛垣衍不敢復
言帝秦而秦軍亦爲之卻今或稱臣於虜改作敵則中
國在虜之掌握矣彼將所求無厭既得重賂
又求割地矣又召大臣大臣往矣又將邀鑾輿之臨
幸則何以爲謀若往則遂廢前功不往則興兵而伐
叛臣不爲無辭若遂往則又將爲二聖矣言之至此
可爲寒心而議者安於此說可謂無謀之甚也猶謂
國有人乎或者以爲二聖在彼故吾不得不與之和
是不然昔漢太上皇呂后爲項王所得置俎上欲烹

之夫高帝豈恝然亡之哉而未嘗爲之屈蓋勢不可
爾然項王卒不敢加害蓋以高祖之關害之無益而
存之則可以爲重資故割鴻溝之後卒從侯公之言
而歸之今國家若能勵兵秣馬稍振中國之威且勿
與之通則彼莫能測其虛實必不敢動吾已復中原
然後遣辨士若侯公者往說焉彼亦且奉二聖以來
歸矣故二聖雖在彼於中國用兵之勢無有害也故
爲今日之計當與諸將議先復中原以振國威然後
閉關不出卑辭厚賂以請二聖當必遂所欲於今遣
使徒取侮耳非所宜也議者以爲彼强我弱出未必
勝故不敢與校是未知用兵之勢也昔陳恒弑簡公
孔子請討之夫以强弱小大論之魯不能敵齊也審
矣孔子豈不量敵而後進哉蓋其說曰以謂陳恒之
弑齊國之與者半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其
勝也必矣夫以楚人病秦之詐懷王必欲亡秦而漢
末人人思漢之德皆欲興漢在今日人人痛憤二聖
未返非特楚人之情而國家德澤之厚人懷不忘亦
非止漢世之比也然則在今日儻能奮其威武自淮
而北必有響應者矣側聞近日河北亦嘗有欲興義
而來請者數輩朝廷慮其生事以敗和議拘之軍中

此爲失策儻乘此以有爲不亦可乎且愚竊謂今日之計當乘天下痛憤之切人懷思宋之心乘時有爲及其鋒而用之決可有功若或遲疑不斷竊恐歲月之久人心懈怠懷彼煦濡之恩而忘忠義之心則事難舉矣縱不能出兵猶當爲守禦之備不當爲和議以墮虜改作其計也蓋虜改作敵之不可信其事已可鑒矣今日之未來非緣和議特其勢自有牽制未暇來耳儻與之和必出重賂徒竭吾賞軍之費爲虜人進兵之用眞所謂資盜糧也俟吾國力已竭然後乘釁興端而兵勢必不支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此必至之理也議者謂虜改作敵之所欲不過金帛子女耳與之則得其欲而不來是何異兒童之見也虜改作彼之貪心豈有厭哉今少與之則不足以充其欲多與之彼則以爲中國尚富實而懼我如此是必兵弱可以一往故爲此計實啟戎改作其心安能使之不來哉及國力已竭而後爲備禦之計孰若未困而先爲之慮也昔曹操破荊州逐劉備移檄於吳孫權召羣臣謀或以曹公士馬之强既得荊州劉表治舟艦鬬艦乃以水陸俱下勢不可敵不如迎之惟周瑜魯肅以爲當擊便謂北人尚騎本不能水軍與吳越爭衡今

操自送死可迎之耶將軍擒操宜在今日瑜請以三
萬人爲將軍破之權大喜因拔劍斫案曰復言當迎
曹公者與此案同因發兵使瑜拒之遂敗曹公於赤
壁故兵之勝敗在人謀耳庸人見朝不及見夕但偷
安目前不思後患殊不知無遠慮則近憂亦不能免
也夫兵凶器戰危事聖人難言但勢有不得已雖毒
天下所不可辭也且狼子野心改作仇讐吞噬不可望其仁
慈意其憫我惟振之以威乃可服爾故將欲和之亦
必戰勝而後可議也在昔契丹所以能百年守盟好
者亦以章聖皇帝有澶淵之捷爾臣愚伏望睿明特
發威斷早定大謀專爲戰守之備勿主和議以墮虜
改作敵計實天下之幸甚

六月岳飛兵大破湖賊擒楊欽夏誠等湖賊悉平

湖賊楊么爲其下所殺也其黨楊欽夏誠等各領其
餘眾拒命欽僞爲馬軍太尉誠僞爲太僕射皆與鍾
相首事之人凶愎桀黠賊也張浚臨湖觀之知未可
攻乃歸潭州有急詔召浚還朝謀防秋之計會岳飛
至潭州出圖示攻討出入之要且曰擒之易耳浚曰
恐誤秋防之期俟明年再來討之如何飛請除往來
之程限八日破賊請浚曲留以俟之浚然之先是湖

南統制任士安王俊郝最等領兵二萬餘不稟王瓊
號令遂致放賊及飛始至鞭任士安及孫議以泄其
氣使爲賊餌賊併兵攻任士安戰三日兩困之飛乃
以伏兵四合一戰破賊衆賊盡喪其舟以入水寨楊
欽等迎降尚有餘衆數萬飛杖欽等各一百遣回是
夜用師徑掩其營破其賊而執欽等惟夏誠寨三面
臨大江北恃峻山不降飛親往測其淺處悉衆運草
木放之上流至淺處則棄瓦石壓之一日塡滿長驅
入其寨遂斬誠湖賊悉平果不過八日授欽武翼大
夫

遣史曰欽駔獪狙詐最桀黠既授以官公論皆不與
之欽書出身腳色曰鍾相楊么作亂欽等聚集强壯
保守鄉村俟官軍到鼎州乃同共破賊有功見之者
無不大笑

仇念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

仇念爲制置使用延超爲制置司都統制

王彥知制荆南兼充峽州荆門公安軍安撫使

張浚以都統視師湖南平楊么乃召王彥赴都督行
府彥未到湖賊已平遂令彥知荆南兼峽州荆門公
安軍安撫使時解潛已離荆南彥到荆南府庫倉廩

皆虛錢糧俱闕彦懼之荆南不住徑追潛至鄂州會
浚收楊么回鄂州復勸彦回荆南赴新任
賜岳飛詔○舊校云是詔沈與求撰
比得張浚奏知湖湘之寇悉已肅清紓朕西顧之憂
艮用欣愜非卿威名冠世忠略濟時先聲所臨人自
信服則何以平積年嘯聚之黨於旬朝指顧之間不
煩誅夷坐獲嘉靖○舊校云歸本作坐收嘉績使朕恩威兼暢厥
功茂焉腹心之患既除進取之圖可議緬思規畫嘉
歎不忘然恐招撫之初人懷反側更宜綏輯以安眾
情措置得宜彼自馴擾浚必與卿計之熟矣或有陳
請可具奏來
七月梁斌知金州兼金均房州安撫使
王彦到荆南
王彦知荆南經盜賊後城郭爲墟移治於枝江縣彦
至始還舊治帑廩空乏無三月儲彦依川錢法先措
置交子於荆南管內行使便之漸措置屯田以爲出
戰入守之計乃擇荒田分將士爲莊莊耕千畝惟山
口富里田舊截沮河置千戶石塘瓦窰三堰隄水分
溉爲最艮今堰廢不治彦親督將士具畚鍤修築計
工六萬有奇不浹旬告成公私之利無窮天下論屯

田營田實不擾民而得充國遺意者必以彦爲首稱
詔奬諭之

八月張浚加光祿大夫

制曰朕登建哲輔協圖康功內則總一萬類以制樞極之機外則經營四方以廣威懷之略既告成於遠績當受祉於勤歸迺先飲至之期誕錫颺廷之命具官張浚才全而用溥道大而聲宏誠足以感會天人而消氛祲之微識足以貫通古今而應事物之變遭時奮節身徇國家仗義扶顛功存社稷出入參釐於二柄險夷更閱於百爲復專機幄之前籌來扈戎車之親駕爰立作相適觀厥成講明法度之原修飾甲兵之備革人謀之回適正國步之搶攘首端本於朝廷躬視師於江滸總提紀律昭示王靈周履山川究觀地利勞三軍於細柳猶親巡六尺之輿翦羣盜於綠林初不煩一夫之戟湖湘底定肅清蛇豕之區秦蜀相望增重金湯之勢阻深蹺跋霧潦鬱蒸歷寒暑者三時計往來者萬里宜加寵數以答忠勞登峻秩於文階昭儀刑於揆路茲厚保衡之寄益隆體貌之尊於戲邦國定而王心以甯股肱良而元首斯起赤烏几几周公何信宿之遲四牡騤騤樊仲有遄歸之喜

正是百辟弼予一人迄乎耆定之休永輯無窮之祉
以平湖湘之功也
馬擴爲都督行府都統制
馬擴以江西沿江制置副使駐軍武昌也是歲四月
召赴行在供樞密副都承旨之職爲都督行府官置
陞諮議軍事兼行府都統制置鎮江措置軍務
僞齊陷光州
九月華旺敗僞齊於光州克光州
岳飛加檢校少保
解潛權主管馬軍司公事
先是解潛提兵解圍太原也趙鼎嘗居其幕中主事
解潛字亨叔靖康中金人已破种師中長驅而南李
綱爲河北河東宣撫使薦潛自嗣趙鼎爲幹當公事
潛戰敗綱謫潛亦廢建炎四年起爲荆南峽州荆門
軍公安鎮撫使兼知荆南府時楊么據洞庭湖聚衆
十餘萬擾沿湖州郡潛屢與賊戰勝負相當紹興五
年趙鼎爲相薦其材召爲主管侍衛馬軍司七年其
軍士與王彦軍交爭於闕下宰相張浚罷潛提舉江
州太平觀以其兵隸劉錡趙鼎再相復招爲主管侍
衛步軍司俄乞宮祠九年除福建路副總管任滿居

平江府因於辛棄宗論及和議之非宰相秦檜聞而
怒之授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以卒
趙鼎加左光祿大夫
十月李綱知洪州兼江西安撫制置大使○舊校云史
西制置大使呂頤浩知潭州兼湖南安撫制置大使席益知
成都府兼成都潼川府利夔路安撫大使
賜李綱詔○舊校云李呂二詔俱沈與求撰
朕以大江之西俗輕而悍弄兵之寇無歲無之師旅
荐興民益彫瘵肆圖舊弼往鎮臨之卿威名德望聳
動一時風采想聞人自慴服起於閒館作我价藩匪
煩指顧之間一變潢池之習先聲所暨諒拆遐衝朕
之用卿審矣卿宜以安社稷爲已任勿閒中外勉爲
朕行不必數有請也故茲親筆詔諭卿其悉之
賜呂頤浩詔
朕以湖湘八州之風西通巴蜀爲國上游往連盜區
一方騷動比者招輯雖已略平而民俗剽輕或易生
變允藉耆德往鎮撫之乃起卿燕閒之中而屬以方
面之事庶期談笑坐以銷弭慰彼黎元增重形勢而
抗章固避殊咈朕懷惟卿社稷元老身任安危必不
以內外爲閒諒應聞命慨然引途故茲親筆詔諭卿

宜悉之

十一日庚戌張浚至行在

行狀曰公還召對便殿具奏曰竊惟二帝皇族遠處沙漠憂憤無聊與夫輕侮受辱可想而見也尚忍言之哉臣尚屈指計之如此者蓋三千晝夜矣虎狼用意實欲摧折而消磨之也雖然上幸陛下總師於南耳異時或有一蹉跌其禍可勝言乎今事雖有可爲之機理未有先勝之道蓋兵家之事不在交鋒接戰然後勝負可分要在得天下之心則氣百倍虜刪此字下添人字歸服雖然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心念之閒一毫之有差四海所共知今使天下之人皆曰吾君孝悌之心須臾不忘寢食之閒父兄在念當思共爲陛下雪仇矣皆曰吾君之朝君子在位小人屏去侍御僕從罔匪正人譖說不行邪言不入市井之談不聞仁義之益日至則內外安心各服其職而有才智者悉思盡其力矣皆曰吾君之屏珠玉絕弄好輕犬馬賤刀劍金帛之賞不以予幸惟以予功則上下皆勸矣以至吾君言動舉措俱合禮法至誠不倦上格於天則望教化之可行如此則將帥之心日以奮天下百姓之心日以歸夷狄雖號荒

服然非至若禽獸也聞陛下之盛德知中國之理直氣折志喪小人雖異類戰必不力衆必不同則陛下何爲而不可成乎或有不然疑似之說毫髮著見天下之人口不敢言而心敢怒異日事乖勢去禍亂立作如覆水之不可收也蓋隙見於此則心生於彼不易之道自古爲君之難非特今日也一言之失一行之非或失色於人或失禮於人或一小人在側便足以致禍致難起戎改作釁起兵前日明受之變造逆之徒陳兵闕下旁引他辭其監不遠也爲人上者其可不兢畏戒懼哉其警戒深切如此上皆嘉納

金人寇改攻作漣水軍韓世忠將呼延通及金人戰於漣水軍敗之○舊校云延通時爲統制

詔張浚荆襄視師手詔

朕仰惟二聖遠狩九年於茲雖迎請之使屢馳而侍膳之期尚遠晨昏在念慊惕靡容閒緣酋虜改作北使之來歸每諭兩宮之安報鴟呼朕爲人之子而未獲養其父爲人之弟而未能拯其兄瞻望情傷不知涕泗惟孝弟之至固可通於神明而小大之臣當共堅於忠義庶戡多難克濟厥功以爾資父事君之誠副朕念親從兄之志咨爾有衆咸體朕懷

十二月改神武五軍名行營護軍

改神武五軍名行營護軍張浚之軍爲中護軍岳飛之軍爲右護軍韓世忠之軍爲前護軍劉光世之軍爲左護軍吳玠之軍爲後護軍

楊沂中權主管殿前司公事以神武中軍吳錫之軍撥隸殿前司

邵溥爲兵部侍郎都督府參贊軍事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六十八終

庚戌而後陛下不遣使（脫陛下二字）前我所遣使四輩（脫遣字）蓋嘗爲紂脯醢而囚之矣（脫紂字）以號令天下（脫令字）蓋以高祖之不顧惜原闕此三字從他本補出乃以數千里水陸俱下（脫數千里三字）